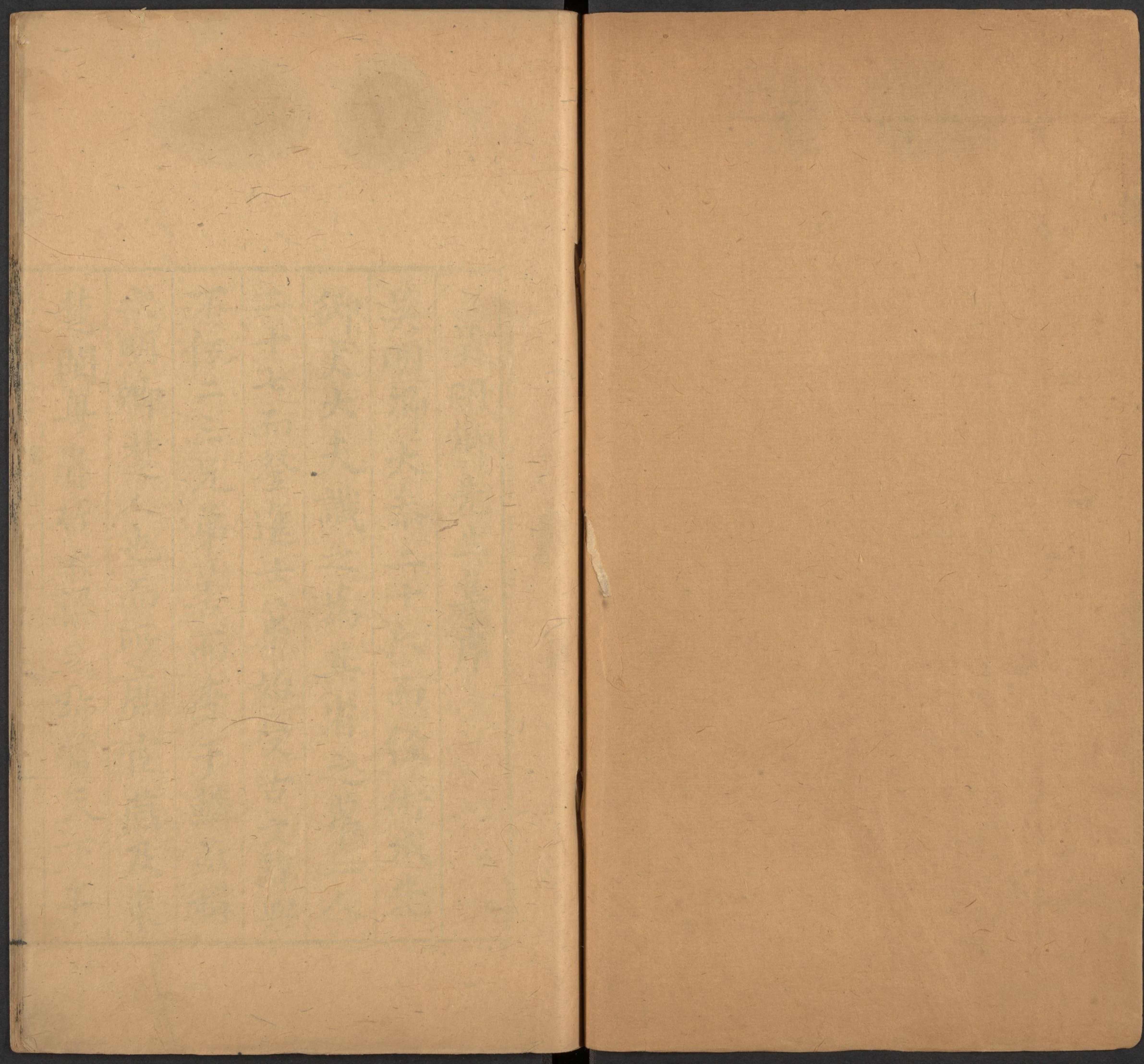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AN 30 1934

T 5428/2362









吳明卿先生集序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吳明卿大叅二十六而經術成先  
御史大夫識之為其省之第一人  
二十七而登進士第始受古文辭與  
不佞二三兄弟善而李于鱗亟稱  
之明卿楚人也而所歷宦燕及東  
楚閩粵貴竹大梁足臨當天下半



五十四而歸臥下雉之數者垂十年  
而買舟下大江入吳哭先大夫之墓  
於東海還憩余弁園則貌益腴神  
益王且盡出其生平詩文合若干  
卷余得而讀之乃歎曰文故有極  
哉極者則也揚之則高其響直  
上而不能沈抑之則卑其分小減

而不能企縱之則傍溢而無所底  
歛之則鬱塞而不能暢等之于樂  
其輕重弗調弗成奏也於味其穠  
澹弗劑弗成饗也自多束髮而窺  
此道者垂四十年而其人不二三觀  
也自夫有聲之文與不韻之詞岐  
途而能兼者則不一二觀也夫以觀



一二人而明卿與焉當其始之為五  
七言近體也不揚而企不抑而沈從  
不至溢歛不鬱塞見以為無大隄人  
值之而無不矐乎後者則明卿之所  
詣則也別明卿之亡何而古體如之矣  
既而樂府如之矣它結撰序記志傳  
之類復如之矣則所謂能岐迳而兼

才蔽全楚則已足而又何他擬焉雖  
然屈左徒宋大夫而至今在其為  
明卿亡論明卿甫六十餘貌腴而神  
王所不足者非年又安知其不遂奄  
有屈宋也行父氏曰善日新之謂盛  
德富有之謂大業請以藉以弁簡焉  
為多先生日新勸而富有之大業



助

萬曆乙酉初夏日友弟弇州山人

王世貞撰



鄆郡羅文瑞書



吳明卿集序

嘉靖中作者七人齊李攀龍

于鱗謝榛茂秦吳王世貞元

美楚吳國倫明卿越宗臣子

相徐中行子與南越梁有譽

公實七人者並集都下以著

述自喜藉甚縉紳間茂秦布



衣之俠為于鱗嚙矢于鱗獨  
建旗鼓元美副之明卿子相  
屬鞭弭中原不相避舍而子  
與公實為之鴈行蓋于鱗法  
元美儁子相豪子與公實淳  
而明卿雅矣

明興人文於斯為盛夫風本乎

謠俗雅軌乎倫常型模物情  
詮契神理致匪風則前宋之  
韻言調匪雅則末唐之俚句  
雅與風合是稱大家夫惟大  
雅卓爾不羣蓋其難哉

國初劉宋輩出洽覽羣書仍元  
舊貫時謂博雅弘正之際李



何挺生徐薛嗣起追漢襲晉  
規魏纂唐時謂古雅爰及嘉  
靖作者七人嘔心抉肝窮工  
極變思務出奇語必驚衆雄  
視徃古目無當代時謂高雅  
而明卿詩循循乎有身暉摩  
詰之風焉其文稱是謂之爾

雅非邪余於七人識其二焉  
元美明卿今五人徃矣獨二  
人者存蓋元美晚而逃禪乃  
明卿既謝方岳角巾私第尚  
為有司所嚴重錄此言之重  
明卿者不獨以其詩明卿集  
目錄樂府三卷四言附古詩



五言四卷七言二卷近體五  
言八卷排律二卷七言十卷  
排律附絕句五言一卷六言  
附七言三卷文十五卷書六  
卷四六附友人胡茂承氏從  
明卿所來請叙之遺我以朋  
尊一園一匾雷文土色黠澹

相似其匾者汞質霞彩翡翠  
丹砂非人力所及也蓋千數  
百年物掩沕翳閔乃今呈露  
見寶於人間而園者自失焉  
嗟乎讀明卿集者其視此朋  
尊也夫

萬曆乙酉夏五月新安許國



序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序', '送', '周', '仲', '含', '兵', '憲', '赴', '漳', '泉', '海', '道', '序'.

饒馮洞藁目錄

卷之一

序十二首

送楊公子任赴河南憲長序

送南康太守劉君志仁入 觀序

送潯陽太守張君約之考績入 觀序

興國孔氏譜序

贈張郡丞序

贈建州太守楊子薦序

送周仲含兵憲赴漳泉海道序



爲王祭酒壽其母曾太夫人七十序

賀外舅陳公七十序

訓初小鑑序

三國機畧序

賀中憲大夫汪先生序

卷之二

序一十二首

送少冢宰林公赴南都序 代作

胡祭酒集序

綠槐堂藁序

李尚書集序

賀司馬總戎殷公壽序 代作

謝氏家藏稿序

沈純甫詩集序

七澤吟序

餘姚史氏世澤錄序

送侍御劉公還京復命序 代作

賀大中丞孟公壽序

宦遊紀畧序

卷之三



序九首

會試錄後序 隆慶戊辰科

福建鄉試錄序 隆慶丁卯科

廣東鄉試錄序 隆慶庚午科

貴州鄉試錄後序 萬曆癸酉科

河南鄉試錄序 萬曆丙子科

廣東恩貢錄序

廣東武舉鄉試錄序 隆慶庚午科

貴州武舉鄉試錄序 萬曆癸酉科

貴州武舉鄉試錄後序 萬曆癸酉科

卷之四

序十四首

福建文舉齒錄序 嘉靖甲子科

廣東文舉齒錄序 隆慶庚午科

貴州文舉齒錄序 萬曆癸酉科

貴州文舉齒錄後序 萬曆癸酉科

廣東武舉齒錄序 隆慶庚午科

蘇門集序

賀宗正灌甫先生六十壽序

許氏家傳序



賀尚寶卿汪先生七十壽序

西遷注序

楚遊藁序

贈蒲圻胡大尹考績序

天鬻子樂府自序

陳在璞詩序

卷之五

序十三首

送蒲圻尹王侯調治江陵序

賀郡大夫仁甫楊公考績序

賀侯母朱太夫人九十壽序

賀侯母朱太夫人九十壽序

賀郡大夫曹公壽序

賀徵仕郎萬公壽序

送僉憲侯公遷布政司叅議分守湖南道序

送僉憲萬公擢四川布政司叅議序

賀張郡丞考績序

里巷歌謠序

東岱詩序

裒拙藁序



疊山書院會課

卷之六

序十三首

賀大叅淇澳潘公七十壽序

鷓鴣集序

熊中丞詩選序

送郡大夫仁甫楊公擢赴襄陽郡丞序

賀一真楊先生六十壽序

趙州連璧序

賀奉政大夫張公受封序

送黃州太守彥吉鄒公入 觀序

送郡大夫叔見張公入 觀序

田子壽集序

胡山人詩序

方舟吟序

賀通山王大尹膺部獎序

感雨詩冊小引

卷之七

序三首

蘇公寓黃集序



方君敬先生七十壽序

送陸仁卿自黃州別駕 召還刑部郎序

傳五首

四烈傳并序

林貞女傳

明處士孟華陳公傳

處士徐伯宸傳

贈嘉議大夫刑部左侍郎季厚陳公傳

卷之八

傳一首

章養心先生傳

記十首

肥城縣重脩關侯廟記

登石蓮峯記

雪山冰井記

登馬鞍山記

谿南春遊記

谿南夏遊記

像教精舍記

涉江遊三山記



登峽石山記  
登道士山記

卷之九

記四首

北園記

遊陽城洞記

登黃龍洲記

此君閣記

行狀二首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建極殿大學士少傅兼太

子太傅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簡豫所呂公

行狀

明誥封嚴太淑人行狀

誄一首

御史大夫左司馬王先生誄并序

卷之十

哀辭五首

魏母李孺人哀辭有序

徐母黃孺人哀辭有序

顧恭人哀辭有序



劉處士哀辭有序

封淑人蔡母哀辭有序 代作

祭文一十七首

祭溫處士文

祭封一品夫人李母文

祭少司空徐公文

祭封御史周公文

祭封恭人耿母文

祭陣亡義兵鍾蘭等文

祭吳川節女林玉愛文

祭李紀善文

祭蔡母嚴淑人文

祭莊處士文

祭徐公子文

祭門人鄭子賢文

祭劉仲將明府文

祭金汝介別駕文

祭侯夫人文

祭汪氏嫂文

祭周元亮先生文



雜文四首

繼本說

為劉明府立嗣議

題三官廟疏

圓通大士讚有序

像讚四首

顧子承先生像贊有序

張幼于像贊

延平奚大夫像贊有序

貞吉宗侯像贊

告文五首

救火得雨告謝城隍文

倭寇將逼高州告城隍文

倭寇敗遁告謝城隍文

自大梁罷歸告家廟文

為曾祖考墓立石告文

題跋十首

題董生圖書冊

文姬出塞圖跋

題宣和墨妙卷後



書張家母節孝卷後

書張幼于惠山泉贊後

書幼于十箴後

題羅伯符書封醫無閭山銘後

方仲美遊梁賦跋

跋王三公卷後

再書封醫無閭山銘後

卷之十一

書三十九首

奉明府二叔書

復劉子成僉憲書

再復劉子成書

報李于麟書

答王元美書

復王元美書

復李于麟書

與宗子相書

復宗子相書

復樹德宗侯書

復用晦書



復張子培員外書

報張叔大司業書

報元美書

報趙汝脩書

報魯朝選書

報趙王書

報宗先生書

與宗子培書

報座主喬先生書

報麻登之僉憲

報元美書

復元美書

報張叔大學士

答敬美書

報易興化書

再報易興化書

寄袁松江公孺書

與林繼暉郎中書

報丘光祿書

與包護軍



報俞仲蔚書

與熊紹慶書

與馬叅將書

報李中丞書

報徐子與書

與樹德書

與莊則勸書

與莊則勸書

卷之十二

書三十三首

與高若齡給事書

與瓊州陳郡丞書

再與晏將軍書

答方子及全州書

復唐雷州書

與晏遊擊書

答吳少叅書

報徐立之司空書

與馬叅將書

再報唐雷州書



再報晏將軍書

與羅叅將書

報呂學士書

報龐中丞書

復余德甫書

復用晦書

報張子元書

報唐雷州書

復黑叅將書

與黑叅將書

與知州王鉅書

報張肖甫中丞

報張肖甫中丞

報王敬美祠部

報王元美書

復劉仲將書

與吳中聖憲副合譜書

報劉子真光祿書

報李本寧太史書

報張肖甫中丞書



奉余太史書

與於夢玄書

奉汪伯玉司馬書

卷之十三

書四十二首

復蔡景明僉憲書

報孫山甫中丞書

報余德甫書

報用晦書

答徐明叔方伯書

報元美書

報姚繼文督學書

報元美書

報李師孟方伯書

奉灌陽呂先生書

復子與書

報元美書

復許應衡少叅書

報陳玉叔書

報黎惟敬



報劉子成中丞書

答用汲宗侯書

報林仲清憲副書

再復林仲清書

答王幼明

報汪文化書

與侯叅將書

報歐楨伯書

與魏文可郡丞書

復王子薦中丞書

報張肖甫書

答敬美書

復王佐之侍郎書

復莊則勸書

答方兆行司馬書

報沈肩吾太史書

與陳寧鄉貞父書

報方兆行總戎書

報戚都督書

報劉正言方伯書



復高相國書

與方以賢大叅書

報黎惟敬書

報王子薦總戎書

與鄭汝志侍御書

報元美書

報張肖甫書

卷之十四

書四十首

報徐子與書

復胡懋中少叅書

報吳元石方伯書

報張肖甫司馬書

報王元美書

與李子田大尹書

復王敬美書

報徐明叔中丞書

報子與書

復劉子成中丞書

報元美書



復陳中丞書

復大司成許公書

報沈君典太史書

答劉長卿山人書

答李師孟方伯書

奉方兆行大司馬書

復潘時良司徒書

答萬審理

報曾司空書

寄黎惟敬書

與鄭汝志僉憲書

報陳在璞郡丞書

答徐行父憲副書

寄周子禮僉憲書

報元美書

再復陳在璞書

答孔炎宗侯書

答存甫宗侯書

答周象賢紀善書

與徐伯繼給舍



復王敬美書

奉大司成許公書

復貞吉宗侯書

報元美書

與莊則勸書

報李本寧大叅書

復汪惟一書

復郭趙州書

復郭氏兄弟書

卷之十五

書三十九首

與張羽王書

與王行甫書

奉樊山王書

與羽王書

上陳中丞書

復灌甫宗正書

復黃梅劉司訓書

奉陳孔震中丞書

報鄒彥吉使君書



與方子及書

報王行甫書

與良王孫書

與趙司理書

答張黎平書

答曹伯舉書

報楊仁甫書

寄張羽王書

復周思友少叅書

再報陳中丞書

報元美書

復張司務書

與何仁仲公子書

報袁履善書

答李別駕書

報王僉憲書

報李孟誠憲副書

答費文學書

答袁黃巖書

報李本寧書



奉復相國許公書

與王子振書

復南海蘇生書

與孫兆孺書

答趙黃岡書

報侯欽之兵憲書

復曾司空書

與元美敬美書

與方子及書

復黃孔昭山人書

卷之十六

書一十四首

復王元美書

報王敬美書

復吳子彬左司馬書

復張羽王書

報蕭太史書

復王行甫書

復吳國賢書

報勞君任中丞書



報敬美書

報元美書

報李于田書

與陳道人書

報黃鳴臯憲副書

與周少府書

四六二十三首

賀冊立

中宮表

賀冊立

中宮箋

謝賜彩段白金表代作

送胡方伯赴陝西啓

上御史大夫王公啓

謝鄭王啓

上鄭王啓

上張相國啓

回羅中丞啓

賀總戎方公加陞兵部尚書啓

賀同年沈中丞擢大理卿啓時在大梁



唐荆川集 目錄 三十一  
賀中丞陳公擢兵部侍郎留鎮三楚啓

端午節三道請劉侍御啓 時行部陳州

元日三道會請劉侍御啓 時行部陳州

歲除答各道寅丈見惠節儀啓 時行部許州

陳州端陽候開府啓

許州除夕會請察院啓

元日賀開府啓

答灌甫宗正送節啓

公請鄒大叅啓 時徐司空已葬應得諭祭未行故有此請

報呂誠齋啓

候呂相國啓

延津請餞劉察院啓

奏記三首

奏記督府

奏記御史臺

奏記雷廉兵巡道

紀夢八首

卷之十七

碑文三首

太昊犧皇陵廟碑



楊侯城興國碑

華容縣城碑

墓誌銘三首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追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江公墓誌銘

明奉直大夫尚寶寺卿汪公墓誌銘

明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价夫郭先生暨配胡宜人合葬墓誌銘

卷之十八

墓誌銘五首

明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進階中議大夫贊治

尹憲卿陳公墓誌銘

明中憲大夫雲南尋甸軍民府知府元健鄭公

墓誌銘

明奉議大夫南昌府同知景仁劉公墓誌銘

明封承德郎劉公暨配陳安人合葬墓誌銘

明儒官楊先生墓誌銘

卷之十九

墓誌銘六首

明誥封夫人李氏墓誌銘



明居士莊公暨配劉孺人墓誌銘

明荆府典膳徐君墓誌銘

明吳仲子牧良墓誌銘

明處士輔可吳君墓誌銘

明中憲大夫福建提刑按察司副使進明易公墓誌銘

墓誌銘

卷之二十

墓表六首

明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公墓表

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贈

太子太保謚榮簡盛公墓表 代作

明朝列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右叅議彥清楊公

遺墓表

明逸士行義吳先生墓表

勅贈文林郎鍾祥縣知縣敬甫張先生墓表

明誥贈恭人亡妻陳氏墓表



即請假恭入  
 味無文林收  
 即沙士計美具  
 即沙士計美具  
 太平太

魏甄洞藁卷之一

文類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校  
新安方尚贊校

序十二首

送楊公子任赴河南憲長序

公叅政江藩數月有河南觀察之命三省諸大夫

將出餞公而贈公言乃大方伯傳公使使五老巖間

屬國倫以執筆之役國倫謹受幣再拜使者告之曰

予賤臣也又諸生時嘗一日望公顏色即不能舉爵

從餞者而猶得執筆代諸大夫言榮矣敢不拜命夫

我國家分置方岳而建之官其制監于三代損益



東西京獨按察使視唐天寶中觀察使廼其職則掌  
察所部文武吏功能殿最舉大綱以考于

天子備黜陟逮巨獄論報得持衡剖疑而輕重生殺  
之諸縣道官所不敢決者決之中丞臺治獄御史所  
不能廉者廉之彰善而瘡惡明刑以弼教樹槐叢棘  
之下凜乎任未易舉也豈其以貴倨而威吏愚黔首  
哉間者河南巨寇起草澤兵連汴宋潁亳之墟委財  
於薪塗肝腦原野賴

天子威靈吏士戮力元寇俘矣然暴者未掩瘼者未  
瘳士庶饑困寄命漏刻無何地裂自關以西來三川

之地爲壑而其民從魚鱉遊者不下數十百萬蓋載  
籍所希覩不待仁人寒心也至今亡命之徒負嵎觀  
變實有遠心微以法捕之輒激而爲亂諸守臣豈一  
日忘不測之虞哉猶却慮焉譬之理亂絲者不治則  
終不可解急治之則愈亂也茲非有德禮長者以厭  
其心顧復能以柱後惠文彈治之如昔時力易哉今  
天子之命公往也誠以公能厭其心也公故爲比部  
郎明習法理多所平反其以副憲入楚也責大指不  
喜苛繁蓋楚人無智愚稱公德禮長者是行也聲固  
先及之黃南北受賊吏當亟解印綬去而赭衣黑



蒙無辜載于道者莫不引頸望公旦夕至更生之矣  
予猶及聞朝士大夫語昔在

睿皇帝手書小直臣楊昇者非公之先給事乎

睿皇帝方倚毗給事而大用之會奔喪歸吳門遂不  
起今殆厚發于公也公又孝謹承之蓋可謂令聞長  
世矣往公以叅政乞歸終太夫人養八年復召起守  
故秩海內士則加額公台輔器蓋孝者所以事君有  
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也豈獨辨治河洛已哉夫士  
乘時取功名朱丹其轂而人望塵焉沾沾自喜矣而  
能世世稱忠臣孝子如公者幾希諸大夫曰吳子稱

人之美而及其世且不浮譽人是可爲公贈矣

送南康太守劉君志仁入觀序

往劉君爲御史直言敢諫有頃

天子詔廷臣議太廟禮佞人某子甲議

宣皇帝廟當祧以逢

上意君抗疏力爭之無慮數千言批逆鱗也是時廷

臣人人危君謂必無幸賴

天子仁聖

宣皇帝之靈得不遷而太廟禮既定佞人放焉一日  
而直聲動天下至今言者髮上指冠嗟乎君社稷臣



哉然亦坐是不得安其位於朝旋出爲雲間守守雲  
間三年不調會奔其先大夫喪里中又四五年 召  
起知南康 命且下朝公卿大夫私相謂以劉君束  
於治郡不啻如積薪而調又得南康南康豈所以居  
君君聞之曰過矣吾逢衣徒也得乘軒爲親民長吏  
者十年竊以爲榮康雖小且瘠豈有裔民哉吾第懼  
不勝任而奚以擇國爲比至南康適予爲理從二三  
大夫郊迎之入就邸舍因謁君曰曩予在諫垣讀君  
所上三疏竦然興骨鯁之思亡何被罪出而未有以  
補過計不及爲君執鞭也君亦何自而滯淫江湖哉

蓋得日遊於君卽九折皆坦途而三黜明直道矣君  
亦慷慨起握予手曰不佞倦遊甚矣迺爲太夫人養  
復出得康又得良友如子竊有天幸焉匡廬在戶彭  
蠡鏡天國小則政簡而易庀壤瘠則其民勤嗇而易  
使如不保其無知而吾聽訟猶人也又何難焉乃吾  
與子俱垂翼去國夷猶寂寞之濱則千古一事計如  
是藏其身足矣而子又奚戚戚爲居數月政緩禁止  
吏無奸私獄無怨讟百姓大悅間招予坐署中望五  
老諸峯挹瀑布泉衡槩賦詩各極神賞至持論天下  
事一觸感慨輒扼腕流涕愀然意悲不已未幾君忽



有寒疾且病郡父老子弟皇皇籲天曰天不憖吾考  
妣哉而吾屬其遂溝壑乎乃求社中百神禱之使君  
庶幾其有瘳乎是夕予手進君七藥未及下咽君忽  
忽自謂吾生矣此非君之有大造於人神而有此異  
哉君既愈猶臥閣不出者一月且上記謝病歸屬諸  
上官不以爲可始出視事會大中丞按部御史相繼  
以其治行聞

上二三大夫從旁相顧曰方劉君爲名御史海內士  
想望風裁巍如泰山不可動沛如江河不可禦今觀  
其布德施惠弔死問疾惟恐不近民而民親之若家

人父子如此乃知立朝貴方正而治郡首循良也是  
歲天下計吏劉君且戒期入朝或曰朝覲之禮修上  
下之交也退則於公卿大夫有私覲焉束錦總乘不  
備不足以覲而時又貨幣甚盛彼取卿相如左券者  
非無因而至也劉君獨奈何以垂橐往劉君曰述吾  
職也以禦人之貨而陳廷實以自媒其何職之述吾  
竊恥之且吾誠欲希世取卿相則奚爲而至於斯也  
而猶至於斯者吾固有所不爲也藉令以無享覲故  
而使吾猶反于康豈所不快乎而吾寧郵而效之乎  
嗟乎茲凜凜獨行君子矣予於其行爲歌禾黍送之



送潯陽太守張君約之考績入覲序

予家去潯陽不盈三百里少頗諳其土風民俗比張君約之爲潯陽守適予謫理南康與之境壤相聞又其郡博士弟子多踰匡廬而從予遊者予是以得習于張君而聞潯陽政夫潯陽據有江湖之險而當吳楚閩粵衝蓋東南一扼塞也故其地數被兵燹而民鮮世業暨我

高皇帝初定天下時彭蠡之役將吏多死戰者

帝恤之甚優因詔置江州屯產使其子孫戍且種焉重保障也至今持戟之士籍沃壤而責賦稍輕農人

秉耒耜迺得瘠土而耕之所出緡錢力役不啻過數倍卽天下晏然無事八口之家計不及卒歲一遇江寇竊發則驕尉罷卒鼠伏鳥獸散未聞有能持一挺以格之者而瘡痍之衆反以捕詰增擾無息踵時此失

高皇帝保障意遠甚矣邇者島夷入寇吳越江淮部使冠蓋屬於路調發楚蜀閩廣諸路兵禦之率以潯陽爲孔道亡論供億漿食不易劑量卽蠻兵悍逸無制所過繹騷無遠邇皆扶老攜幼避之不復能安其生業君來適當其艱蓋四年于茲而無一日不感然



憂也嗟乎微君有憂也而民奚以樂生哉君故敦龐  
樸茂文明內蓄而所施措率多渾厚樂易之政因俗  
拊循有如烹鮮初不爲精悍刻覈邀近名也至處諸  
路調發兵不動聲色而士無缺望貨無闌出居者安  
堵亡者復其田廬百姓載道而歌而君口未言勞久  
之諸監司稱君江州長城大中丞薦其治行純美而  
君曾未有德色嗟乎君豈非長者耶君又嘗扼腕語  
予曰古有不下堂而邑治臥閣而郡理者吾竊慕焉  
乃潯陽非其地尤非其時吾雖欲與民休息不可得  
又豈復得與子賤長孺較治行哉過此以往益有所

不知矣茲予所以知君有憂心也今君以考績當如  
京師會亦三年入 覲期則是行也豈獨自獻其最  
得有代遷卽潯陽諸所可憂而非長吏所得自爲者  
亦當乞 清閒之宴入告

聖天子而急綏靖之矣君豈有意乎

### 興國孔氏譜序

今海內孔姓而譜闕里裔者什九迺其所傳率屬也  
予竊病之夫縫掖之士一日志於道卽循循孔子徒  
奈何冒非其自而衣冠俎豆祀所不知爲誰豈其以  
神明之胄足藉爲世重則所謂野合而生者又奚藉



而重也無謂哉里人孔伸續其先文學所爲譜成而請於予予按文學譜詳闕里紀孔子後大宗法也伸譜詳興國紀文學後小宗法也初文學教授興國路以中原燧燧起不能復東遂家焉其子克仁仕高皇帝朝數被寵遇嘗與史臣宋濂應 召進講左氏春秋後累官至浙東按察使卒于官弟克寬疏以其櫬歸葬興國 詔許之興國孔氏自闕里亡疑矣又克仁嘗系譜而濂序之稱五十五代孫克仁夫史臣豈欺我哉

高皇帝賜克仁制詔凡十三函閱今二百餘年散逸

晦蝕幾盡伸不惜破中人產購收之以示子孫世守卽得遺書魯壁中而拜孔子車服禮器未必珍於此矣伸乎知重哉予旣幸其譜之有徵而嘉伸之篤念其先也迺作而歎曰明於譜之說禮樂其可興乎孔子嘗曰禾生垂穗向根不忘本也夫古人安土重遷懼支渙而宗法無考其流則服親爲塗人而不遷之祖與秦越等耳若文學則執有不能不遷者遷而譜焉將以明本而不遺所自渙亦萃也然則譜也者其仁人孝子之用心而禮樂所由興乎且文學去孔子才五十四世乃孔子之道傳千萬世而素功不泯自



天子王侯學士大夫言六藝者皆宗之況其子若孫乎昔司馬遷傳列諸子而於孔子獨作世家豈不謂孔子大聖人非諸子列乎以此思祖祖如在矣予才不逮二史氏乃願學孔子其志則同故得以此而廣伸志伸其以告諸宗人無忝爲闕里裔哉

贈張郡丞序

夫丞之佐郡也有三難而善事上官不與焉蓋郡牧稱親民長吏儼然以其尊總一郡而丞鴈行之名雖同寅分實相制其功易掩而其究多不相能故碌碌因人則見以爲氣沮而才鮮所效百姓且不徼其福

而長吏者視丞贅也此一難也至欲稍自表見則見以爲氣揚而嫌於出位與長吏相軋而長吏者又視丞敵也此二難也故事諸道上官行部御史察丞之廉污賢不肖惟長吏所署甌入而低昂之豈誠親見其行事而較然涇渭黑白哉卽有微卻鮮不爲所中故功不及居而過已浮實此難之又難者也今海內豈乏良丞哉冒此三難而欲佐郡有成績而上下交與之於茲時蓋不多覩矣迺吾張君之無難於此三者則又余所不異何以故張君安成佳公子也自幼學已多大人長者之遊而其尊人嘗守瓊海稱清白



吏則張君之脩於內行而習於吏事也其天性矣今所遇長吏又豈第君子如林侯余蓋聞林侯爲郡廉靜不擾張君佐之較若畫一茲可謂同志而協恭矣林侯曰以吾得張君而使之名譽不彰是長吏之過也薦之諸道上官曰張丞良吏也諸道上官薦之行部御史曰張丞良吏也御史曰丞誠良哉迺檄有司東金帛獎之辭旨甚腴一日而張君名起矣且御史林君弟也林君不私其友期於同升御史不私其兄期於共濟嗟乎張君之無難於佐郡有由然哉吳子曰余初觴張君彭蠡之濱業已知其有吏才而能慷慨

慨任郡事已又從桐江與羅太史遇焉太史於其鄉人亡所問輒問張君又爲余談張君賢且及其家世孝友余是以樂道之

贈建州太守楊子薦序

楊君蓋楚人云學于燕南弱冠起家成進士推擇爲留都司馬曹郎其在留都亡論守秩修故事與諸曹郎翹然異也大者萬卒窮叛至甘心少司徒氏三山震撼卿相以下莫不案息自廢計亡出獨楊君慷慨躍馬提白羽扇招之曰吾活汝汝其左袒卽萬卒人響應無不左袒楊君者當是時撫劍無所用威緩



詹事府丞  
一  
一  
頰無所用辯楊君一躍馬而大難遂解談者至於今  
髮上指冠豈非神氣足以彈壓之耶已

朝廷錄定難功遷楊君建州守守建州蓋三年年才  
三十比予入佐建州儼然視楊君長吏也乃楊君則  
不自謂長吏而折節予予退而竊歎曰海內薦紳先  
生聞楊君定留都之難以爲其人必長老多所歷世  
故盤錯爲能不動聲色而使反側子自安豈知楊君  
今猶白面玄髮逡巡曳金紫若章縫耶已予從旁覩  
楊君所爲治郡事又率用長厚之道法不貶而民親  
令不苛而事核屬八閩苦兵建州居其上游羽檄交

馳使車擊軫而至所徵諸路將士日不下數萬道建  
州而東也楊君顧數從杯酒談笑間授有司者以籌  
其供億曰計如是如是足矣又亡命之徒嘯聚山澤  
爲變鄉邑諸父老扶攜趨楊君請兵戢之楊君則又  
從杯酒談笑間喻諸父老曰第歸無慮吾已爲若滅  
此屬矣已將士德色市人莫知有兵亡命之徒就禽  
而父老按堵如故茲信乎古昔所稱折衝樽俎者哉  
予旣心知楊君學不假年而足氣不加助而完才無  
所資於閱歷而用之不竭乃獨不能究其微也稍復  
私叩之曰大夫倉卒定難於彼從容解紛於此有道



乎楊君笑而答曰偶然耳嗟乎嗟乎楊君豈徒恃其神氣哉而所資於學者蓋深矣予與楊君居未一月以有昭武之命別楊君即昭武僻且少警易治於建州數倍至欲以楊君之治治之神氣固有所不逮矣

送周仲舍兵憲赴漳泉海道序

公初爲冬官郎以營宮功當敘爲內卿已屬所善耿御史直言忤權貴人權貴人銜之因移目所善諸郎吏曰此輩實爲之公遂出爲延平守未幾

上竟用御史言法權貴人免官去客有賀公者曰權

貴人去公等自此升矣公曰休矣容直遠奸主上

之德直言敢諫御史之事不佞何至攘人之美以邀

主恩即使靦顏內卿貴矣安見有加于良二千石乎

於是人益歸公長者不可以富貴嘗也其治延則明

師帥之體修保障之令典禮尚讓存問耆老吏民有

善輒避堂以舍之即古文蜀郡劉弘農孟雲中其風

曾不是過間者烏夷寇閩諸縣道烽燧相望又山澤

亡命乘墉而聚沙尤間危延如壘卵矣公毅然擯纓

矢諸衆曰夫延七閩襟喉也延危則七閩之道阻而

徵兵餽餉其進無繇以吾居延而使七閩坐困安在



其爲良二千石乎吾蓋有以籌此矣故寇至公輕裘  
緩帶以臨之使民不懼寇退公又臥薪嘗膽以備之  
使民不懈夫不懼則待敵有餘勇不懈則思患有餘  
智以故夷止異境乘墉之衆旋就俘馘公誠得勝筭  
焉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漢制太守兼領戎事稱  
郡將今之閩守吏皆有郡將之責至稱文武才宜莫  
如公會中丞譚公御史李公竝薦公于朝謂宜提兵  
漳泉制夷于海不使得內侵報可延父老扶攜遮道  
固爭於中丞御史曰奈何奪我師帥使不得效河內  
人借寇君一年耶兩公諭之曰使君此行爲父老耳

夫閩大勢譬一巨室而家督者所使捍門戶得人則  
舉室無警今海土夷所從入門戶也延堂與也使君  
居延延安移之海上則夷無所從入而七閩舉安且  
父老獨不聞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乎奈何  
徂堂與之粗安而忘門戶遠計爲也父老唯唯從諸  
大夫送公于郊而拜之曰公行哉克壯其猷海孽望  
風且盡豈惟不負兩臺使所舉卽

主上十年南顧之憂一日解焉父老不卽填溝壑猶  
能延頸太平矣公遂慷慨策馬以行

爲王祭酒壽其母曾太夫人七十序



往在京師友人王元美嘗爲予稱述其師大司成王公博物號武庫爲文踔絕名世通達國體真宰相才獨持論峭直好面折人又好汲引後進生之負俗有奇節者予私心敬慕之然知公之不必相矣非久有容城生坐上書言故相不法下吏治公奮臂詣政府而請曰昔任座有言君仁則臣直狂生言誠無當其何傷於日月乎爲明公計宜亟疏救狂生卽主上體貌大臣旣足以豫遠不敬而明公生一士以結天下心且布昭

主上仁聖此王佐事也故相陽許諾而實爲佞人所逢曰嗛豎子爲乃公畫此奈養虎自遺患何遂寢不救公亦以此見疏遷司成于南太學蓋遠之也公旣鞅鞅而南不復以其事語人惟元美與予實知之時時仰屋竊歎曰藉令公之言濟則徐福爲漢首功而霍氏保有世祿與漢祚俱長顧天意豈可測哉其後故相竟以不法免而子孫竝戍裔土有司者籍其家以實邊天下士皆彈冠相慶曰司成公今入相矣久之不相會佞人不欲遂成公名反其辭以中公公因而得謗去位公笑曰吾志也太夫人春秋高矣非不肖在側食不甘一日之養重於三公安知非佞人賜



耶於是歸里中日率五弟諸男子稱觴爲太夫人壽  
太夫人媿媿然安也公亦訐訐然樂也其里人鄧汝  
極曰王氏慈孝可以風矣嗟乎初天下士以公不及  
入相爲恨由今觀之相誠尊何以加公哉汝極又爲  
予言太夫人身膺王氏五世之統恭竭於上而澤延  
於下蓋王氏之姜嫄云大者身先勤約以篤家祚自  
徵仕公與司成公先後貴盛太夫人歲時一布素非  
垢澣不易由賓客兒女子以逮臧獲廝養所須魚菽  
裘襦又鮮不自太夫人手出者鄰媪或謂太夫人何  
乃自苦乎太夫人曰若豈知王家母不易任吾夫爲

百里長實不持一錢歸兒爲海內儒者師又不欲開  
產業穢其素風微吾勤約佐之豈能視食指坐匱而  
賓發不供卽有字孤粟乏之義安所資給行之至損  
王家世德誰咎也又何以爲諸婦鑒乎昔正考父饋  
粥餬口孟釐子知其後必達關西夫子蔬食步行自  
謂遺其後爲清白吏子孫此王家父子事也吳晉陵  
妻負薪被絮公甫文伯母不貴家珍太夫人實有之  
予聞汝極言如是蓋凜然避席起敬矣載籍所傳女  
宗婦師懿節淑範豈盡出太夫人上而不必以司  
成公爲子猶曰蠅附驥日千里則王氏慈孝世家何



止榮名不朽如金石哉太夫人明年年七十春王正月三日迺其設悅辰也汝極先期來介予言爲太夫人壽予故論次其大者如此云

賀外舅陳公七十序

公蓋予妻陳恭人父云初恭人生而有異質公甚憐愛之偃蹇富人子弗許先大夫將使國倫委禽焉人或言於公市井兒不視生產何至以所憐愛委之公固謂吳氏世儒素此其父好行陰德後當有達者已從羣兒中瞰予得之曰兒雖遊於帛幡竹馬間儼然有丈夫之度豈窮巷席門所能久乎於是厚其資送

而以恭人歸恭人之歸也旣不以貧賤故事予不謹且能推布操作庀家政佐予卒業得無內顧憂今予之從大夫之後也則恭人實相之公實俾之也傳稱樂羊子妻能成其夫張負郤鑒能得壻予竝邁焉奇矣蓋自予爲公家壻見公壯年持高節里中倣儻任俠不受睚眦於人然獨雅好賓客卽所居不過中人產日椎牛市酒羞庖膾炙與四方士交驩跳跄紛拏濡首散髮累日夜不厭客有爲所苦者戒不敢過其門曰此醉鄉也公又竊使人要之曰安有望醉鄉而得獨醒往耶乃復促席引滿以屬客曰若不聞古有



簾垂江漢 卷之一  
頌酒德者乎兀然而醉恍然而醒靜聽不聞雷霆熟  
視不見泰山其能須臾萬期肩牖日月非無謂也曹  
生亦言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大丈夫之樂事吾  
與若大之不能操權術以折公卿取貴介次亦不能  
結束陳禮法以下鄉里小兒又復安能齷齪爲守錢  
計而使一日不遊於醉鄉何豪哉以故士無遠近莫  
不憚公使酒而亦知公非酒人也其猶有所託乎公  
又重然諾與人以物若棄爲人排患解紛亂不欲鞅  
鞅移德於人嘗衣裘盜夜寇其隣富人隣富人之子  
來告急公方與客呼博醉也乃抵博於地曰以吾居

邑屋至不見憚於羣醜藉令得志去則里閭之人無  
復帖席時安用此七尺軀爲於是更呼酒飲盡一斗  
奮戟躍馬率其子弟往救之盜聞公叱咤聲稍稍引  
去公復追殺數人縛數人以俘于郡郡侯頗壯公節  
俠議以金帛勞之公掩耳而辭曰吾豈以七尺軀博  
金帛耶此商賈之事不忍爲也以故里中人數十年  
外戶不閉藉公義甚高及予爲中書時嘗以恭人疾  
移書趣公入京視之至則恭人不待矣公在邸中又  
不欲予以房帷之戚內自損也日強酒相慰藉是時  
予友人劉職方子成徐比部子與魏比部順甫聞公



至分夕攜酒來醉公見公曠然不作禮俗態相顧而  
歎曰茲真醉鄉先生哉乃各賦詩贈之歸其後公以  
春秋高有三男子能其家遂欲屏跡不入城府卽一  
再過里中長老少年慕公而飲之輒陽醉起逃席不  
肯竭人之歡予從旁難之曰奈何遽示人耄耶公笑  
曰吾誠不耄惡耄於酒耳今年公齒杖於國而其女  
適始受 誥命追贈爲恭人公喜而語人曰誰謂生  
女不如生男微女疇令吾尊爲恭人父也於是又戒  
其三男子宿酒俟吳郎歸與飲樂此予平生德公計  
未有以報又不克解郡事歸而壽公故特述公慷慨

節之大者以代稱觴云

### 訓初小鑑序

吾見阿端從塾師陸槎氏受易將卒業陸生謂余曰  
是兒強記日可千餘言今授之一經矣遂當旁及何  
家以足其三冬餘力乎余以見年不滿十齡又其息  
甚侵不欲苦以博習顧塾師之意雅在惜陰重違之  
也不曰愛之能勿勞乎於是誠勿得凌節馳驚希速  
成以憂乃公乃手編古人之訓其子者數萬言附以  
管氏所著弟子職暨虞文訓諸生誥顏之推家訓  
凡數章彙爲四卷授之讀第令識余爲人父之意而



思才也嗟乎史稱元愷才世濟其美至謂不才子爲  
饕餮比之三凶以禦于魑魅夫才則濟不才則凶此  
其鑒豈遠哉且凶非性也習則使然習之不端由教  
弗豫教弗豫雖慈父不得有其子及其離于凶而傷  
世德是亦父有罪焉卽余不穀猶以先大夫之靈得  
免於負擔夫又何敢禽犢畜吾兒乎善乎石碣曰愛  
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  
忠古之制也劉更生又謂七歲以上當爲擇師選友  
勿使近惡少矧兒且十齡乎兒能三復訓辭而繹其  
義則知古人家馴孝謹世爲忠貞功澤被當時而餘

慶流來裔者皆有以豫養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謂  
訓無補謂子之才不才無藉於訓豈余所聞哉俟兒  
年漸長固益當頌詩讀書明習禮樂博綜左氏司馬  
子長百家言以廣汝才以成乃公志則訓未遽及也  
題曰訓初小鑒姑以存之家塾云

### 三國機略序

予蓋聞兵陰道云不得已而陽言之其至曼衍無當  
則稗官目論也豈誠知兵哉兵家者之言曰以智克  
智機也夫兩智相克各欲圖變實虛動於呼吸而決  
之從容其機皆以潛用顧豈陽言可盡卽盡言徒以



滋不祥爾太史公所爲司馬孫吳列傳曾不盈尺牘  
而其旨閎廓深遠使人讀之如親被鎧甲援枹鼓登  
陣合刃一時籌畫所運批擣倚角無不各當敵在吾  
目中矣至欲殫其術以授人則雖司馬孫吳復起不  
能茲子長所以良於史乎迺今方伯大夫陳公蓋嘗  
讀書史館而歷試外服所至赫赫稱文武才頃以所  
著三國機略示予蓋不謂予不知兵也予時時手其  
書而歎曰公其以子長之才而潤色武侯諸豪傑之  
機事乎無論諸豪傑智謀相當勝負反掌人不必累  
事事不必累言三分鼎足之勢大較彙括之矣迺其

閎廓深遠之旨高明者躍如言外而屠兒賈豎曾不  
解其一籌子長列傳何以加焉藉使公當前箸雖萬  
敵且樽俎折之其意又書之所不必盡嗟乎不得已  
而陽言之也古有爲戲馬臺者臺廣不百步馬日馳  
驟千里御者不竭其力而絕塵追電其機自存彼以  
牝牡物色之則失之矣是書將以告天下之知兵者  
予故序而傳之

賀中憲大夫汪先生序

新安汪先生伯玉中丞父也初中丞守襄陽時以奏  
績馳封先生中憲大夫母胡太恭人云先生少負異



能爲儒任俠嘗以鹽筴遊吳越間見吳越大賈率廢  
舉與時轉貨貲以爲賤丈夫齷齪肥其家以遺不知  
所謂何人亡豪也遂罷不爲賈會詔開武學先生以  
膂力知兵事得試爲武生久之以吳大母諱言兵輒  
又罷去其後遇碣石異人授以使物卻老之術赤銅  
可化爲黃金先生甚珍之一夕土釜作雷鳴亡其藥  
乃謝絕諸方士曰吾業不能遊罔畏之野而息鴻濛  
之鄉以上無天而下無地安用從人間就大藥耶已  
見中丞生而有異骨大喜謂吾家世德鍾此兒遂當  
高吾里門矣後中丞舉進士選授大司馬郎其鄉之

人聚而嗟服先生今于公哉中丞之爲郎也好爲先  
秦兩漢古文辭一時學士大夫爭誦之先生則不以  
爲可兒幸服官闕庭上之稽考先朝故實若名  
公章疏可以爲後事師下之習司馬法營將士能否  
邊圉堅瑕庶幾可當一面之寄釋此不務而工爲文  
藉令一旦在事將無以博士語臨之乎卽先生不以  
身用世而其言固已辨天下事目中矣先生居恒英  
氣勃勃不受睚眦於人顧獨自中丞顯貴後折節居  
里中二十年不入城府太恭人以裘褐相之如一日  
蓋先生旣杖于鄉中丞業已自襄陽擢閩越憲使監



大將軍兵平島寇功成

上嘉之累遷公今官公愀然謂大將軍曩不佞從海上間關百戰家大人憂之賴將軍之靈庶幾釋戎衣卽得請急歸侍家大人養私願足矣豈其猶以尺寸之勞徼福 王命哉尋遣使迎養會聞太恭人有疾輒匍匐謀於大將軍不佞方寸亂矣今且解軍符去苟全吾母子旦夕卽及于罪無辭也與其厚自貽悔乎大將軍慰之曰第亡慮太恭人今瘳矣自公舉兵以來所全活海上生靈不下數十百萬孫叔敖之母不云乎有陰德者天報之福公何過慮乎且今日之

事所爲受命則忘其家臨約束則忘其親時也卽亟解軍符去徒以驚悸太恭人何益已太恭人疾果不藥而起中丞謝曰微將軍言不佞未知所稅駕雖然竊願有謁家大人雅好文得將軍一言爲壽無異馳拱璧歸也大將軍因曰予方橫戈疆場何暇剽儒墨以辱公往見公抵掌天下文士雅及楚人吳國倫今其人適守昭武與予善公豈欲之乎公笑曰得之矣於是大將軍走書幣屬國倫言且申之曰中丞公固欲之予因報書大將軍國倫賤有司方結束受成中丞臺而使執筆以揚其世德直之則疑於調不直則



亡當謹拜命之辱請俟他日圖之越內寅公復迎養先生先生方從社父老飲甚安無行意而獨太恭人就養邸中無何中丞坐不阿鄉大夫得謗當移開府他鎮中丞以告太恭人曰奉母還山終身色養兒志也如謗者之言非情何太恭人顧謂若不憶欲棄寧符時耶是何計人之情不情也而又何不自忘其情至見於面而復使人側目若耶於是中丞爽然自失曰聞譽不喜聞謗不怒今受命母氏矣乃欣然奉太恭人以歸先生則倚杖待於閭曰吾固知兒之及也夫有大功於閩而以不阿居之其能免乎由老子功

成身退之言則久於閩非兒所也吾老且以爲安兒豈有遺德乎中丞旣歸乃奉

上所累賜鏹金緋衣前爲先生太恭人壽日令供具設酒食徧召先生嘗與飲社父老相娛樂蓋自是口不言功國倫曰是可以復大將軍矣予觀中丞年始強仕位列上大夫臨大敵而不驚居大功而不德海內豪傑願爲執鞭者多矣無論先生平居義方之榮卽前所爲誠子數語居然人倫之鑒而後所稱引老子蓋又明於天道也與太恭人一言使其子爽然自失不謂有遠覽深識哉古之賢父令母類多有所



託而顯其名迹乃若先生方恭人何必然中丞名道  
昆大將軍東牟戚繼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甌甌洞蒙卷之二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于同執校  
新安方尚贊校

序一十二首

送少冢宰林公赴南都序

代作

往予讀儒林傳至稱鄭少君入嚮唐虞之閔道出參  
冢宰之重職蓋已私心豔慕之及覩范曄論述大儒  
其致在談仁義傳聖法使人主識君臣父子之綱知  
避邪歸正之路則又未始不三歎史臣之尊儒術意  
甚深也以今觀於少宰林公豈不一代大儒哉公三  
世起家經術相繼為史臣大父文安公終大司馬父



太宗伯移疾在告會今

上卽位公自大司成 召拜少宗伯充經筵講官雖累葉通顯而清德令聞竝足以長世公尤博綜羣藝通曉國體海內綴學之士業已號公指南武庫至於立朝大節則漢諸儒不同日而論矣公見

上銳意學古日御經筵卽慨然曰茲千載一時也吾家世受 國恩先後備侍從人以爲華然未嘗剖符班政無所自效其愚鞅鞅有缺志今幸以薄學克在講勸得藉一言當

上小有匡正卽於納誨輔德之職庶幾焉不則徒讀

父書希容取富貴非志也故公每入講輒據傳疏開列古義已復敷引時事抗首而請多規諷辭

上亦歛容嘉納之顧時時語侵近幸人近幸人目公矣居一歲公遷少宰仍兼學士講官夫公方強仕之年被遇至文昌貳卿位次八座儼然以其學爲帝者師予不佞醜顏曹長比見公如是卽所豔慕鄭少君又何足多也無何

上御便殿召公入講至大學生財有大道因勸

上汰冗節浮語涉隋直

上默然久之徐欲用其言則近幸人不以爲便公遂



有南都之命矣是時朝士大夫不悟

上意所出公獨曰吾罪也敢以南為遠乎嗟乎公蓋明於大臣事君之道矣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又曰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斯言也請得為公誦之且有周卜洛分陝之役以命周公召公夫周召豈可一日去王左右哉王命重有所屬迺其納誨輔德之意書誥惓惓不以遠邇而相業亘古今為昭今南都去帷幄遠矣又安知

上意非以周召遇公公且戒裝發予從朝士大夫郊

送之又執手而屬公曰公毋以逆旅人之言趣行哉昔張酺以嚴見憚出帝後思之曰酺入講有史魚之風已復引酺講尚書禮賜殊特楊秉以規諫不納乞退太尉黃瓊上書固留秉勸講不宜去朝廷帝從之夫明君獎直以資理大臣留賢以體國皆往籍之所崇也我

皇上明聖遠過漢主今且思史魚之風召公予即抱留秉之義何言哉何言哉

胡祭酒集序

司成胡若思先生豫章人起家文學薦陟青宮歷事



高文二廟學術聞望冠冕南州其所自著願菴集諸  
學士名公序而傳之矣今先生卽世垂二百年海內  
後進生慕其鴻筆罕從購睹往往懷遺憾焉頃司馬  
中丞李公鎮靖兩粵警服諸夷業已建橐修文幕府  
清宴乃手先生舊集一帙屬吳子曰茲予先世所爲  
十襲珍也古人尚友先自其鄉有如杞宋文獻齋魯  
經師非藉表章能無湮缺先生 熙朝大儒故當不  
朽子雅好藝文又嘗一日遊豫章也於先生獨無意  
乎吳子唯唯退而稍爲銓次得詩之精者六卷文八  
卷殺青以復司馬公因序曰知言難哉宣父志聖辭

命未遑蓋難之也况游聖人之門者乎粵自結繩以  
還竹書韋編以及二南十五國風其詞醇龐溫厚蓋  
上世之大音也逮夫三傳八書離騷十九首紀述旣  
嫺諷詠合度蓋去古未遠詞旨廓閎其後二京寢盛  
言成一家六代仳儻末流不競近體變自唐人音節  
稍振然貞觀大曆以後無采焉良由風運遞遷才品  
殊致雖瑕瑜不掩而復古爲難其惟能者從之乎語  
云不逢師涓勿與審音不遇季札勿與觀樂豈涓札  
之外人皆聾瞶彼有所深慨矣夫學以益才文以足  
言皆明訓也中人承學鮮究斯義大較有三疾焉師



心者非徃古而捐體裁負奇者縱才情而蔑禮法論道講業者則又譏薄藝文以爲無當於世嗟乎茲不學之過也藉令體裁可捐則方員何取於規矩禮法可踰則華實不必由本根謂藝文無當於世猶之責騶麟之不耕而以司晨病鸞鳳也不已誣乎夫師心負奇其詞骯骯曼衍勿談矣乃論道講業名爲聖人之徒也何至叛體要之訓蹈鄙倍之戒侏儻大雅糟粕微言以自掩其孤陋猶曰我具體聖人足矣焉用文之其誰欺乎乃先生以學名世多所窺覽祕閣書博綜外家旁貫職典故其爲文若詩上緣聖則下摛

儒玄沈思重淵綴采繁露縱之若隘八紘操之曾不下帶蓋發抒性靈宣暢風教庶幾禔衡衆氏鼓吹六經矣若其侍從密勿容與高華而猶棲志洪厓寄棕玉筍恬漠之度至今猶可想而挹之其視因窮愁而著書遭幽廢而述史者又不啻徑庭矣夫抵掌非敖非其似也捧心非施非其不似也先生諸體不煩繩削而步趨音節伯仲漢唐蓋未嘗求似而又未嘗不似其猶郢斤庖刃乎才益於學而言足於文若先生者庶幾聖人之徒哉而司馬公則先生之涓札也可以竝不朽矣



綠槐堂藁序

嗚呼此故給事王先生藁也往先生謫楚時蓋識予諸生云先生問士於邦大夫所舉里中少年十數輩先生以次閱之無一當邦大夫乃召予以墨線見先生先生閱予所爲舉子業輒嘖然喜曰大夫今得士矣初予爲舉子業未嘗有大人長者之遊稍稍離訓詁而自匠其意又不習爲俳偶語以故諸少年見而異之至私相謂吳生好古而不達無能爲也予亦少有感志以其故告先生先生曰子異才也當遇異人識之田仁任安不云乎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藉

令兩舍人卒不遇趙禹亦非衛將軍所能用然視同席之人騎奴耳子奚慮焉予退而有感曰駸蔑以一言見知然不遇叔向則堂下收器卒耳越石父以一顧見贖然不遇晏嬰則道傍負芻虜耳語云馬爲知己者良士爲知己者用今先生知予予何以爲先生用哉蓋嗣是益用以自信而不爲少年所移先生遇予日益以厚而爲游譽諸名公甚力也諸少年又從旁竊窺曰異哉王先生固不易當獨奈何當吳生居數月先生遷官去予以先生之靈尋得售其薄技于有司而從朝士大夫之後始復接先生所與故交履



先生所遊禁地而望見中秘讀書處乃知先生以文章高爲儕列所忌又直言忤執政不容于時輒爲搯擊大息非久予亦被譴出奔走梁楚閩越間至于今別先生凡二十五年未有尺寸以報知己且日夜思再見先生不可得嗟乎吳生負先生哉往年先生寓書楊別駕來屬予序其藁辭旨款密予蓋心許之矣頃其子荃使使萬里踰嶺渡海以先生遺命趣之予憊然驚且泣曰天乎使予不及再見先生而又何敢負先生幽冥也乃三復諸藁而拭淚序之曰先生由史館禁掖謫居湖海懸車之日鬢未及斑海內士莫

不惜先生未究其志乃先生退處海濱坐臥羣籍寄情翰墨流照雲霞意甚適也明州故盛文物先生所與遊非鴻筆之士則懷鉛之儒取材旣備益趣滋廣諷詠結撰惟其意之所之鮮不臻妙卽楮敝墨蝕人猶知其爲大家而珍傳之夫南山之竹不揉自直而又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何憂不貫犀革乎予蓋知先生之志不用於世而用於不朽也昔桓譚知楊子書必傳而私憾其不及見先生諸藁親見其傳無憾矣顧予今序其事先生已不可作而復覩也豈非予負先生哉先生諱交字徵久綠槐堂在鄞城中蓋先



生所卜新居云

李尚書集序

余聞諸談藝者之言曰玉不雕璠璣不爲器言不文  
典謨不爲經嗟乎豈直談藝也與哉此其旨匪雕文  
之工而貴其所以爲器爲經也藉無璠璣之質雖器  
不列宗廟矣無典謨之意雖文不被金石矣豈直談  
藝也與哉卽左氏所稱三不朽余竊以爲其致一而  
已焉天下未有立德之士而功不施社稷言不重鼎  
彝者乃言華而功實舉一可以辨德耳故能言而不  
習於事豎儒也能功而不嫻於辭木強人也皆德之

缺也而互相訾詆則德之棄也近世豪傑名家率各  
擅其才之所近以相雄遂赫然自號不朽此賢於鄉  
人耳豈誠不朽之道乎今觀於冬官尚書新建李公  
蓋誠負名世之德器則宗廟而文則金石者也公自  
釋褐敷歷于今三十年所至多惠政殊績未嘗自以  
爲能頃以少司馬秉鉞南征屬東西兩越一時寇發  
如蝟公慷慨折節下文武士條上便宜方略竭股肱  
之力以經營之一鼓而兩越平吏士解甲蒸庶按堵  
業已書勞于廟而紀于太常未嘗見公有德色公  
所著藏稿凡七卷予得謁而誦之詩道性情而用意



深厚卽寓目應手不加藻繪鮮不音中而節合泱泱  
乎風人之遺矣文述名實而敘事簡嚴高不踰情庫  
不儕俗惇於君親朋故之誼而潛於德藝經術之微  
殆凜凜一家言也古稱大夫登高能賦誦旅能誓山  
川能祭作器能銘公兼有之而又不欲以文名家夫  
非有名世之德能然乎予聞公故負奇南州少卽從  
事性命之學已復博綜羣籍冥悟玄理又所過燕趙  
齊魯吳越三楚之地諸民風國俗氣候形勝皆得目  
獵而掌運之故學洽而氣完神澄而智密益足以闕  
襟宇而發其六情胥臣多聞子產博物司馬遷周遊

廣覽不足侈矣故言以學而文功以學而烈有若取  
之探囊而應之迎刃非欲解天下之頤而震耀其耳  
目爲也其究豈易窺哉余以戎事奔走公最久愧不  
能贊公一籌會大功告成文亦就帙公且以尚書之  
命趣行余竊有感焉因僭書於簡端非敢爲談藝者  
易幟也

賀司馬總戎殷公壽序

代作

余旣得請臥疴庾嶺之麓不復敢聞天下計矣然余  
粵人也粵之肥瘠固未能一日忘情往歲粵西有古  
田之警心竊危之以爲粵東苦寇極矣西難復作其



將及乎已聞大中丞殷公奉命鎮粵西陳兵討罪  
 誅者什一降而撫者什九經營甫朞月古田平所全  
 活粵西人不下數十萬而粵東人業已陰受其賜相  
 率日夜望公東也余因慰之曰兩粵如左右臂朝  
 廷固念之矣未幾公果膺司馬之命仗鉞秉旄制  
 兩粵戎事而拊循其民屬日本裸夷數千飛艘渡海  
 犯我嶺西海北諸郡邑所過幾無完壘訶事者至公  
 疾馳羊城授策諸將吏往一鼓殄之俘馘裸夷千餘  
 人還我繫纍士女四五千人所全活諸郡邑人又不  
 下數十萬而嶺之東南嶠寇蓋莫不畏公天威自為

鳥獸散矣會歲大侵而民多菜色公感然曰大兵之  
 後必有凶年粵誠不可一日去兵然使吾民饑且纍  
 纍溝壑也將孰從而兵耶於是日聚藩臬諸大夫郡  
 邑長吏究圖所以賑卹之近者設糜遠者平糴又遠  
 者乞糴鄰壤資之庾帑弗繼即移軍需佐之曾不括  
 一錢一粟於民間所全活粵東人又不下數十萬余  
 從里中父老私相歎曰微公來吾屬幾無幸矣

朝廷之念兩粵意深哉藩臬諸大夫將為公介壽使  
 使徵言于余余以諸大夫從父老意也即儒者勿談  
 壽乃公之全活人多矣孫叔敖之母嘗云有陰德者



天必報之以福公之多壽又豈待祝乎余觀古今善言壽者莫如孔子大旨不過曰人之生也直是直也天地生生之大德也卽所謂仁也人生於仁而不能自生以生人非直也非直非壽也故聖人之壽非可以星精窺瑩莖紀也至求長生之術如所謂芝圖鴻寶以與餌丹還白則枉亦甚矣何以壽爲我殷公天下士也內不畜疑外不飾貌曩在諫垣天下聞其直言及宣力四方天下頌其直行今制兩粵貴重矣開誠布公推赤心以置人腹故章程畫一號令不煩賞當功罰當罪予賢而奪不肖直也誅其不用命者而

撫其用命者直也威敵用武附衆用恩直也公皆未有意也夫公自全其生理而又能廣此理以生千萬人天地之大德其何忝乎卽公旦暮入相爲國家培養元氣而使天下久安長治固非獨粵人願也其爲壽何筭乎然則陰德陽報云又不足爲公祝矣

謝氏家藏稿序

有愚公者惡面山而居率其子孫操箕畚扣石墾壤將運於北海之尾智叟笑而止之愚公曰我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高奈何不平智叟無以應此雖傲吏寓言而其旨殆難與淺識者道也史紀駟儉



富比千乘家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賈以積居爲  
利乃廉倍於貪則遵何說哉嗟乎知貪之不如廉而  
智之不逮愚也思過半矣昔者司馬談敘史爰及重  
黎而屬其子遷曰子爲太史當續吾祖韋玄成述祖  
德肇自豕韋及復玷缺則又作詩以戒子孫彼所謂  
家學有作之者又必有述之者而後傳非一朝一夕  
之故矣余所善謝文度氏博雅善屬文尤工詩賦仕  
爲信宜令非其好也久之辭令去喜而就余曰吾家  
自王父承德君某從父左史君某海州君某父文學  
君某伯兄涇縣君某凡三世竝以高行博學顯名甌

駱間然仕不遇合家不宿儲竟泯泯齋志以往余竊  
痛之而又不欲污其素風間從敝笥得逸稿若干篇  
次爲六卷命之曰謝氏家藏稿卽非大方宏麗竊願  
世世寶之余因得而縱覽焉且覽且歎曰嗟乎文度  
家學夫固有所受之也司馬典史韋氏遺經亡論作  
述各究其志而已克玄度之志何北山之不可移雖  
千乘之賈所就孰與文度多哉玄度名丰建州人

沈純甫詩集序

純甫蓋樵李世家少年以明經取高第然負奇慕古  
聲利非其好也未幾病免歸踰三年始拜番禺令番



廣韻 卷之二  
禺廣州大邑故令雖戴星衡石不免以叢脞損名乃  
純甫臥而治之猶有餘力操翰墨與諸詞客遊卽番  
禺人未有不神明純甫者頃予過廣州純甫方病臥  
不能出意鞅鞅自恨居數日強出同二客載酒詣余  
舟問詩焉酒間聞予一再語輒蹶然鼓掌而起曰吾  
出署時頭猶岑岑今病去體盡矣乃引滿縱歌達曙  
而別不復一言談詩嗟乎純甫固深於詩哉卽予說  
不足以解人顧純甫宜以爲贅矣夫衆工舐筆和墨  
宋元君不以爲奇視一人解衣盤礴而坐則歎曰此  
真畫也其意不可想而知乎彼運斤盡聖匠石巧矣

非遇郢人立不失容其術亦無所試且此兩人者曾  
不交一語而心相爲質又宋元君所不及知語云善  
易者不言爻象純甫之爲詩又奚俟予贅乎諸詞客  
奇予遇純甫如是爭相索純甫詩傳焉因請予序始  
述此以應之

七澤吟序

予讀楚辭而知楚之人善怨其天性哉怨而不怒非  
獨離騷歌辯爲爾滄浪濯纓江潭鼓枻皆吟詠性情  
以風世而引商流徵之遺音猶有存焉至如藝文家  
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劉向九歎類謂之楚辭卓文



君白頭吟諸葛武侯梁甫吟又類謂之楚調曲蓋取其情志憂抑音旨微婉與離騷同勿論非楚產矣太史稱離騷兼風雅斯其爲辭賦祖乎巴陵胥李明氏學承世家氣吞雲夢弱冠舉明經視天下事如指諸掌已僅試爲鄱陽令不效輒自病免去之洞庭之濱隱焉不復問天下事矣嗟嗟非所謂忠而見疑潔而蒙汚者乎夫離騷自怨生也若李明氏可以怨矣予故未嘗識李明則中丞羅公時時談李明高隱居且三十年布衣蔬食晏然一無所營日抱膝長吟而已乃里中故鮮好事而李明益落落寡交卽工於吟海

內士無從知也往嘗一遇顧中丞引以爲上客授簡賦詩李明無不立就雅見稱賞蓋自是七澤吟稍傳夫和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則見珍夜以投人則見猜忌時與不時耳李明以彼其才試一令不效退而苦吟以自老而又不見知名海內士卽不遇兩中丞墜識而表章之其將濯孺子之纓鼓漁父之枻安所適而可乎古有悲士不遇而作賦者曰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選予誦七澤吟蓋不待竟業而歎李明之善怨猶幸其遇兩中丞固奇也爲序而傳之



餘姚史氏世澤錄序

予覽圖經會稽聚東南王氣姚丘禹穴在焉巨靈所  
鍾故多鼎甲右族而史氏則周太史衛晉大夫之後  
蓋神明胄云其後百行三忠爲明州世家凡再徙莫  
盛于姚矣 國朝自資政公逮七世孫中憲君身致  
通顯者三世以書勞 賜爵者四世卽載藉所侈如  
銅鞮鉞鏤傳龜襲紫諸名閥奚豔焉中憲君方握兵  
符鎮靜五溪三苗間會

今皇帝卽位嘉其績 賜璽書勞之中憲君鰈鰈焉  
北面稽首曰臣實無勞徼福

上帝則先臣遺澤哉乃發先世所藏 累朝璽書十  
五襲彙錄爲一帙以志不朽名之曰史氏世澤使使  
越千里詒吳子書而屬之序吳子曰茲所爲三命茲  
益恭也史氏其有後乎昔周命君牙以世篤忠貞羊  
舌職十世勸能以惠訓不倦汲之先有功于衛至長  
孺十世世爲卿大夫韋玄成述祖德以戒子孫則車  
服威儀廩廩不勝懼然則士之有封爵也豈其以希  
恩榮當世而膏潤其族類爲快哉固欲世世忠王家  
無忝乃祖父耳中憲君與高祖太保公先後起家進  
士太保公在 孝廟時以御史大夫掌內臺出總三



邊戎事夾輔之勞紀于太常生累 貶封沒膺 卹  
典此其先必有祕德者京兆參軍雖薄發猶足顯其  
二世而享有象賢乃中憲君身承七世之統業已爲  
天子宣力四方赫赫負公輔望太保公之澤又豈可  
以世限乎古有自多其陰德而高里門夢匹練升而  
字其孫者予竊病其卜世之不遠也若中憲君之錄  
世澤意遠矣意遠矣中憲君名嗣元字懋宗七世諸  
封爵備在璽書勿序序其大者如此

送侍御劉公還京復命序

代作

國家分畫諸方岳廣吏治以又安元元蓋詳乎昉之

周官矣已猶懼吏不事事而民有遺德率用中執法  
一人填撫之執法御史一人按治之夫填撫按治各  
職其居要之又安元元其道實相成也非以相軋也  
諺有之巫咸雖善祝不能自袂也秦醫雖善除不能  
自彈也言相成之不可以已也王良造父天下之善  
御者也然使王良操左革造父持右革則共轡不能  
成駕田連成竅天下之善鼓琴者也然使田連鼓上  
弦成竅楛下弦則共琴不能成曲人臣事事一方使  
徒以其意相軋而無以爲相成之實卽吏如束溼而  
民有重足立耳其能共勢以成功乎余不佞自有填



撫中州之役日夜懼無以稱事乃聞按治御史爲我  
清苑劉公竊復自幸庶幾其寡過焉余秦人也方公  
按秦時天下士想望風裁然公實未嘗以柱後惠文  
彈治秦秦人人能誦之已按兩浙如秦豈其視中州  
不必秦乎余所謂以道相成而不自用其意者蓋得  
公益不敢不勉矣比余以仲春之月趨至梁邱則公  
已按部出乃三川二潁之間功令一新百僚敬憚遠  
近無不相賀至於削牘計事公先之余後之余先之  
公後之雖智能不類而公實不余耄也已觀公治吏  
墨數人而解綬去者多矣才數人而彈冠起者多矣

公唯其病民與否非以意爲予奪也其治獄累讞所  
不及疑者疑之累讞所不能決者決之公唯其病法  
與否非以意爲生殺也其治民繩其自相暴者以安  
其自相養者譬則去莠而不傷良苗攻毒而無損元  
氣尤非以意爲擿發也公之所負寧風裁而已乎夫  
明大體者戒刻深輸遠猷者略苛細智有以不察爲  
明威有以不猛爲烈彼蒼鷹乳虎之號非不赫然震  
于世而有道之士竊不願聞非無謂也公所爲按治  
中州而填撫之道備焉茲余之所不逮而取助於公  
者深也庶幾其寡過乎公故侍殿中掌法令明習天



下圖書而又執三巡之勞脩六察之典今且報使還朝遂當受知君相爲社稷臣其繫天下輕重大矣豈予以自幸故而能遲遲其行哉漢楊秉爲御史時人卽稱其有宰相才余誠不佞知公固秉其儔也於是乎有贈言

賀大中丞孟公壽序

代作

予之按兩河也蓋遇大中丞孟公云公今年六十有二以孟冬之月十二日初度諸大夫庶士德公甚深且望公童面台背若玉光紫氣英英見狐南狼北闔私爲難老純嘏之祝者洋洋盈兩河矣予聞而竊喜

之因進觴于公曰昭乎哉公之爲壽也與古今言善養生者莫如軒轅氏而言善治人者亦莫如軒轅氏其間道於岐伯曰恬澹虛無真氣從之是以志閒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蓋大旨也至問治於襄野童子則曰子之治天下猶吾牧馬夫牧馬去其害馬者而已治天下亦去其害天下者而已公居恒未嘗與人談養生然每好讀黃帝內經而內經所載則養生養民之道具焉古語有之得道之真以持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公豈進於是乎今夫殫千金而學屠龍者技成而無所用巧以象爲



楮葉者窮三年之力葉雖工而人不見珍何也爲其作無益也今天下士敝精竭神矜能眩智而沾沾與一世相雄長者豈少哉其試則宋人之楮葉不試則朱泚漫之屠龍手也尚父田不償種漁不償罟以爲武王師則有餘智孫叔敖不知軛在衡後而相楚則能以其君顯彼皆務其大而忘其小也予觀於公明於國體而心常下人嘗提兵雲中決策破強虜而口不言功貴在九列而無家珍笥綺之好由中執法出鎮者垂十年曾不以歷試經營爲勞庶幾乎恬澹之旨矣乃今保釐中原則又人置赤心不責苛細已

乃繩隄吏禁大猾繕城堞謹蓋藏驅螟蟥蠹賊使邑無引肘之憂村無乘塞之虞病潦者洫病饑者粟居不閉夜戶行不拾路遺公之心也非所謂去其害天下者而已乎夫不作無益乃有益去其害卽享其利養生養民一道也作君作相亦一道也此無它順之也有牛於此使烏獲疾持其尾尾絕力勳而牛不進者逆也使三尺豎子引其捲而牛恣其所之者順也彼岐伯襄童皆所謂天下之至人也軒轅氏得其道以順治其身且治天下故世稱極治壽至無筭今大梁之西竟具茨洪堤在焉公師其內經而適拊循其



故都之民則所自爲長生久視而爲天下國家萬世  
治安計者固至人之遺而神芝鴻術若或陰授之卽  
耆艾非所以祝公矣昭乎哉公之爲壽也與公渭南  
人字汝器起家進士

宦遊紀略序

大中丞孔麟陳公宦游所至輒有紀若曰此其大略  
也予從武昌江別駕受而讀之竊歎公天下才所至  
輒當其難而解之率如迎刃茲豈徒以才用乎禹抑  
洪水周公兼夷狄夫有所受之也公初爲御史按治  
吳屬島夷以百艘入犯且至公下令救諸將勒兵海

上逆拒之旋議開海禁使民得大治舶捕魚以自殖  
因令習水戰藉以爲備自是夷患遂息而兩浙八閩  
聞而習行之夷患亦息乃用其餘勁殄劇寇七百人  
解叛兵數萬人所省歲餉不下七十餘萬金吳之不  
爲沼公力也尋量移督學使入晉會虜騎六七萬蹂  
石踰汾而闚晉之南關晉王侯諸大夫且坐困公獨  
毅然倡之曰事急矣守堂奧孰與門戶要乎於是遣  
將提大兵趨交城文水間遏之虜果避吾鎗迂從間  
道出徐溝徐溝去南關僅百里關民間虜先聲大半  
思爲鳥獸散晉王侯諸大夫又坐困且曰倡議者奈



何以空國當虜公曰公等各爲其易請發城中壯男子可數千人分門守之虜至矢石交下執必不能近城某雖不武請得以其身爲南關翼於是單騎馳至南關援枹鼓以殊死誓衆衆亦賈勇而聚無不一當百虜聞南關枹鼓聲日夜不絕又懼交城文水兵還而夾攻之遂復從間道潛遁去公雖口不言功而晉人至今尸祝之矣已擢按察使入粵按察使刑官也公曰粵之刑孰重於借軀亡命匿萑苻而處劉吾民者哉於是廣間諜懸賞募死士勇有力者數百人偵賊出沒密授方略以往徐聯兵邀擊之所向如破

而盜穴一空未幾宅太夫人憂行已除服起家三仕楚爲執珪竟以有填撫之命公筴楚患莫大於水其自荆沔而下歲以築隄疏穴勞費不訾然當其奔決時一望皆巨浸卽狼牙之石不能爲堅公徐默計之此豈有可制於上游乎於是身親行縣歷夷歸望三峽諮郡邑長吏及其長年三老而與之謀無當其夕公夢絳衣黃陵神來謁覺而有感遂挽舟上峽求所謂黃陵廟而牢祀之已放舟下峽則又夢其神來謝起伏如壘石狀公大悟從舟中環視兩涯間故多壘石可梁因敕有司計而梁之梁成凡二十餘所蓋



從上游稍緩其懸流使得潏洄而下不至奔瀉爲諸隄穴患自是水果不災民始有歲舉楚中十七年大害一日而弭之人力豈至此乎昔者禹行河見長人魚身曰吾河精也而河尋底定公之拯溺神寔相之功豈在禹下耶乃其攘夷禦寇則周公之膺懲固兼之矣予又聞不疑生於慈慈故能勇夫慈母之於子也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故思慮熟而功必成功必成則其行之也不疑此慈之所以勇也君子之慈其民亦然不犯其所小苦必不能致其所大利予觀公之治兵類多越樽俎而創爲奇畫而施之率多奇中

然仁人引以爲痼瘵皆智巧之士所深避焉至於治水則又竭諮諏之力窮相度之能至思與神通雖江漢故老不及借前箸非所謂思慮熟而功必成耶慈故能勇信矣信矣予知公才有所不盡用而用之不可勝紀故曰此其大略也語有之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善觀公者亦可以得其槩矣予不佞敢以別駕之請爲公序而傳之



予不效漢以限斷之請公亦不效漢以擇其樂矣  
 無又經無如天不與以公亦不效漢以擇其樂矣  
 何如公姑曰北其大智也請公亦不效漢以擇其樂矣  
 對前更計矣計矣乎以公亦不效漢以擇其樂矣  
 莫如公亦不效漢以擇其樂矣  
 水明又難益如之公亦不效漢以擇其樂矣  
 然之入也之終者皆皆也之士河新經也

甌甌洞藁卷之三

文類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校  
新安方尚贊

序九首

會試錄後序

隆慶戊辰科

獻歲戊辰之二月禮部會試天下士蓋我

皇上籲俊尊帝首舉也臣某臣某寔始奉 命克考

官輟直陛辭以往偕諸臣竭力祇事事既竣臣當有

言末簡竊伏自惟臣齊人也樸拙而鮮智能賴

先帝之靈得備

皇上儲案雖從講勸之末曾不能以一字仰裨



聖明暨

皇上臨御以來臣殊不自意無勞被 遇一歲中拔擢至禮卿 恩結於心頂踵莫知所錯日夜思效其愚以陳銖兩之報未有當也迺今叨承任使得藉以人事君之義圖補於萬分一尚亦有天幸哉 明興垂二百年重熙累洽

先帝在位久鑄陶萬類文治彬彬暨

皇上踐作與天下更始天下士業已被服文命易聽

改觀喁喁嚮方願為 帝臣者比屋而是矣顧

皇上又退然不自聖尊信儒術率由舊章鬯仁義之

休風弘

帝王之盛節禮樂既陳神人交贊此皆

天牖宸衷為天下開億萬年文明之運一時鴻生鉅

儒焱至雲合延竚觀光塗歌而邑頌之莫不思應期

以自獻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易曰雲從龍風從

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其今日之謂乎臣既自幸遭逢

非偶而又竊計貢籍中當有名世士躡風雲之會以

出而為 國家上瑞及握士所為文讀之類能宗六

經黜百氏滌濯滓穢發抒性靈其詞博雅中倫其旨

廓闕深遠臣盱衡擊節不可勝收庶哉名世士豈非



先帝所儲植以貽

皇上皇上所潤澤以新佑命者耶然臣又竦意大懼何懼也臣所知而舉者先資之言也而自獻以成信則在諸士諸士裒然當聖明首舉宜不第爲章句儒以辱此奇邁卽他日銜命服官聲實相副出而宣力入而論思趣舍當

上意庶幾依堯舜之末光而與臯夔稷契先後方軌臣私心至願也若乃剽儒墨以自媒已盡舉而庸違之其流渙忍浮沈滑稽哆辨甘負公家以厚自殖辟則珉中而玉表驚翰而鳳鳴曾具臣弗屑也尚謂名

世士耶臣又聞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踰戚其道重始進也臣不佞頃嘗佐銓部計天下羣吏無論委瑣齷齪奇衰淫怠棄置勿疑卽負俗跡弛模稜兩可一有風聽皆法之所不得借曰

聖天子方廣制科登賢選良以克庶位而圖共理無所事借才也藉令今日所舉不必賢於前日所錯則諸士負臣卽臣負

皇上將安所逃罪是可以無懼乎昔魏子謂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臣故於諸士始進亦復相勗如此云



福建鄉試錄序 隆慶丁卯科

是歲我

皇上文命肇敷屬天下有司大比士閩雖遠在海隅顧其士業已聞

皇上仁孝久及覩登極以來爾書頒布炳炳乎視聽一新莫不躋足抗手願為帝臣與天下士相望殷殷起也雲龍風虎茲其期哉御史其蓋自

上前受明詔來策有司諸執事莫不懍懍奉詔冀得名實純粹之士登用之庶幾稱

上意事既竣御史又率所得士就有司賓禮之其不

佞從諸執事後得有言曰夫士以一日之遇至見賓禮有司則人人以為華即有司者亦以為人人賢且能而收之華固宜也將人人賢且能乎結鞞入

帝庭當使閩重於九鼎大呂不則徒豪舉耳其蓋聞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故百年一聖猶日暮也千里一賢猶比肩也況一日而舉九十人又欲人人賢且能不已過望乎顧臣子以人事君之義誠欲有所託以自效且閩故無諸裔壤也至唐宋儒術視鄒魯間逮我國家政教畫一遠邇同文閩士尤多崛起纓綉相屬金石流輝非復無諸時風氣矣然文勝則



史聖人敝之今之閩士豈患不文患文之過而掩質其勢宜亟拯也會明詔方以質文取士士遂能以質文應之譬則縣黎結綠不眩而珍干將鑌邪不拭而銛其俗稔然一變則聖人之興風動之乎孟氏嘗謂有王者作其間必有名世者此一時也士豈無以名世自待具曰有司望之過乎且夫元聖誦讀于莘丘尚父屠釣于棘澤非不至微賤也一遭湯文則釋耒投竿舉商周而大造之功加四海澤流無窮茲我皇上明聖在位鼎運方隆湯文不足王矣然且拊髀降顏拔沈揆逸思得莘丘棘澤之賢與其理諸士豈

無意乎始其得士之文也其言僉僉便便各軌於道計不須史見其人今予得士之容也其儀濟濟師師各度于衷計不須史試諸事此無他心竊愛之故望之不敢不過也謂言不足概則叔向之薦驂蔑魏子之舉賈辛不惟其言乎謂容不足符則胥臣之遇卻缺然明之知國僑不惟其容乎至謂言與容可以盡人則雖孔門之徒猶以爲失之宰予子羽其閔然滋惑矣此無他心竊望之故懼之不敢不至也且取士數十人一人爾遇者縣次續食登名天府不遇者返其蓬蒿居焉使遇者之言徒以自媒而卒不爲賴



於民社卽蓬蒿之士猶得脩其質而全之比見自媒者之不爲賴也且相與目笑之矣諸士其圖之昔者宋人得寶於梧臺之東周客索而觀之曰此燕石也越人學遠射彎弓仰天而發矢落五步之內諸士行矣射當及遠且使有司者得無若宋人有失寶也豈不爲愉快哉

廣東鄉試錄序

隆慶庚午科

今皇帝御極之四年天下鄉試士凡再舉矣廣東遠在海隅御史某蓋自關下奉明命萬里馳至而監臨之某等文學官則以禮聘至也闈館旣飭擷扞

載嚴百執事莫不慄慄受御史策以襄翼盛典凡三試得士七十五人錄之錄且獻御史謂某當以職事序首簡序曰職方氏紀南粵爲揚粵蓋內之也所從來遠矣夫揚粵負嶺帶海界諸夏以控制百蠻豈非天下一巨區乎無論聲暨唐虞功冒成周卽楚相傳書以往秦郡其地而漢藩其王脩貢入侍駸駸章甫國矣南海衣冠之氣晉人有能望而測之者彼誠謂山海靈秀蟠鬱廣旰不當獨鍾異物必得異才應之顧風氣之開也以漸而其盛也以時方唐宋盛時張余諸賢相望崑起功被一世譽流無窮業已彬彬鄒



魯至於鴻筆之士鼎甲之臣則莫盛於我  
祖宗朝某以其時考之尤宜增盛於今日何也應期  
故也蓋自我

皇祖以及

先帝興教育才垂二百年培養以待

皇上者至深厚矣

皇上又以崇儒重道敦本尚實風之如 登極初詔  
首罷珍異之役表用巖穴之遺蓋粹乎帝王盛節賤  
珠玉而寶才賢海邦黎獻聞風希聲塗歌而邑頌之  
矣頃屬窮島巨寇稱豐芾澤兵連十郡士至無所息

踵我

皇上南顧憂之爲發內帑金數萬詔遣重臣視師平  
之有司者始復投戈而講藝焉諸懷鉛刺經之士遂  
得晏然脫荆棘而就試於有司此

皇上之有大造於粵也夫培養厚則掄用有餘資  
詔令一則觀聽無異嚮而又出之鋒刃之衝置諸樽  
俎之序則其戴恩而思報也益奮奮不可遏某是以  
不假洞靈之測而知得士之必盛於今夫得士非以  
文也而文則其先資之信也今披睹其文類多明理  
習事通經術潛乎天人之際而鏡於得失之林述性



而弗矯其真譚藝而弗詭於道圖事揆策而皆度於  
衷其始擊節賞之已而不可勝錄則撫卷三歎曰士  
盛哉古敷言試功若考德行道藝以獻賢能何以加  
此雖然某又有聞議賢而下之臣之忠也使士飭其  
說以自媒而錄士者又止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則失  
所為議賢之道不忠孰甚焉昔者伊尹就聘數語傅  
說對揚三篇皆先資也卒之堯舜君民霖雨天下卽  
畎畝巖穴所自信者以成其信次則杖策鄴下屏語  
隆中曾不移時而定天下大計及其功烈所就如合  
左券然由是觀之古人之自獻皆量其能而後言也

辟諸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不則厭覆是懼何暇思  
獲某不佞敢以忠道自責而以量入之道望諸士諸  
士其為伊傅乎為禹亮乎毋徒沾沾豪舉為也

貴州鄉試錄後序

萬曆癸酉科

是歲貴州鄉舉士獻書且成某以校役得有言末簡  
夫貴故徼外地無論漢唐在虞夏時僅以聲教暨之  
造自

高皇帝始入職方為冠帶之國至今西珥夜郎之域  
劃焉神臯所徙五方豪傑良家子徃徃崑起乘塞列  
隧間鬱為時棟諸蠻夷長鱗集受號役屬外國惟



明命是共無所容鞮譯此雖干羽不足比德寧鞭箠力哉其嘗誦

高皇帝用夏變夷功在貴為獨震不自意應聘越萬里親馳其地縱觀其人文則竊歎焉

祖宗建學敷文二百有餘年澤至深厚佩服儒術之士濟濟待用不可勝收夫恢拓疆宇開

一代鴻基儲育才賢為萬世保安長計祖宗貽謀烈矣今茲

皇上以神聖之資嗣大紀元與天下更始遠人耳目一新士益乘時負其奇應 明詔即一方而天下其

槩之矣夫新沐彈冠新浴振衣從新也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從類也恒物大情非由強合我皇上首舉得士甚盛固宜雖然取士於貴在二百年之前懼其俚而不文在二百年之後則懼其文之過而奪質何也光岳漸分與風氣始開之日其執殊也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文奪質則離誠就詐棄樸而取華將不勝其敝昔孔子憂周末文勝思欲抑而還諸質故寧固寧儉寧野蓋激於所偏勝揅之魯人有以薄膳盛之土劔之器進孔子者孔子悅而受之如受太牢之饋孔子又嘗卜得賁大息不悅曰



賁非正色也吾思夫質有餘而不受飾者也諸士誦法孔子有日矣由所悅繹其所思而察其所必揀寧不足以善其後乎且

皇上富於春秋方夙夜銳情理道敦本尚實大者詔罷徵采詔緩飾鹵簿節約爲天下風曾未朞年教行俗易其於孔子之道蓋默契而躬行之矣頃又特諭羣臣精白恪恭使真僞毋相亂采言官封事詔天下釐正文體羅真才以克庭實殆千載一時也諸士號脩先聖之術明國家之體豈其無意名實徒以空文稱德意哉某又聞之居不憂則思不遠身不約則

志不廣今觀貴士瘠而物力最侵士伏窮巷率多餐糲不克短褐不完甚者不免於負汲無復紛華淫麗之習足以蕩耳目而奪其恒心此其質不易漓也計天下士由文反質以趨於本實之化則貴士其先乎今且入對 大庭縣次受秩其毋以一日之遇而忘窮巷之所脩毋處脂膏自潤毋扞文罔辱其身毋比周相飾以滋互市毋卑論儕俗以希容毋便文自營而妨公家忠計庶幾敷奏不虛成信爲金石休烈著乎盤盂聲光被之壺鑑豈惟某也敢專承之其在社稷靈長嘉子之賜今有羽玉具劔於此以刺則不中



以擊則恐自利與空柯何擇焉夫士有餘於文而無當於實用殆類是矣鑒之

河南鄉試錄序

萬曆丙子科

今皇帝臨御天下甫四年而天下郡國鄉貢士再舉矣頃中州之役御史寔奉明命臨之業已按故實申約束其自藩臬長貳以及庶官百執事罔不夙夜寅恭翌襄盛典已得士成賢能書其當屬一言曰昔梅福慨選舉之法不足以得當世士鄉疑以爲然今乃知其無當福漢人也狹小漢制有激乎其言之耳我國家三歲一比士昉于周官而以三日竭其

兼才則劉邵有之彼所爲一論道德一論法制一論策術蓋秩秩今日事而與書德行道藝獻天府者旨固同然則士患其負所舉耳舉何負於士哉乃中州之士則有舉之不能盡者才以地傑亦以時盛也夫翫沙磧而不窺玉淵者不知驪龍之所蟠也習邑屋而不覩上邦者不知豪傑之所躔也中州中天地而和氣萃焉其人龍之淵乎按五嶽而崧高鎮其中九州而豫冀聯其二十五國風而二南以下居其九茲豈獨以形勝甲天下卽帝王故都聖賢遺蹟披圖不可勝覽而龍圖龜書神筮寶鼎之類則又異靈所鍾



杳妙莫測天之開斯文也千古其一日乎我國家  
都燕撫有萬國中州首當其南面承甌水之執而爲  
天下職貢先雖班固頌明堂張衡擬天府未盡也以  
故鴻儒碩輔忠臣烈士類多代興其鄉風業光美先  
後爲國家重

今皇帝又以神聖之資履熙洽之運稽古敬學明目  
達聰日親師保大臣脩舉

祖宗朝實政 明詔屢下側席天下真才與之分猷  
共理諸士裒然起中州雲蒸霧合嚮用

聖明之世其視四方之選爲盛豈偶然哉然予猶謂

舉士於中州誠易而士不負所舉則中州爲獨難蓋  
中州造自羲禹湯文而伊傅周召所嘗經營者也其  
道不泯故其風足以興人於千百世後無論見知聞  
知卽有待而興亦豪傑之徒也猶之粵無罇夫人而  
能爲罇也燕無函夫人而能爲函也爲中州士者不  
已難乎今數聖人遐不可望矣士有賢如仲山甫國  
僑遽瑗其人者乎得一二輩以應

皇上側席之求固無異圖書再出而鼎筴朝暮見也  
才難不其然乎且士有先資必有成信用士有敷言  
必有試功尚父不曰有馬其狀如驥天下之至良也



然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  
雖賤不託其足夫馬不能欺人以駑良而士之名實  
可知已今士以文遇有司有司亦卽以文之名遇士  
一日受事則 朝廷之所委者實政而其所急者真  
才也士自度苟非其真雖日口實數聖人爲名高而  
其究曾樊侯鄭衛二大夫不逮焉其下者干澤自潤  
無所賴於公家扞文罔而已安在其爲中州士乎故  
園丘之器不玉明堂之木不琀貴其質而有用也石  
田千里不可耕象人百萬不可使恥其多而無用也  
夫士許國在今日而自許乃身亦在今日故敢以名

實之義申告之

廣東恩貢錄序

督學大夫佺公選士嶺南得五十五人克恩貢屬郡  
邑長吏爲勸駕且行大夫以貢籍授予序其事予惟  
今天下郡邑歲獻貢士於 天子古之制也迺恩貢  
則

聖天子待士異數比年

聖天子登極下 明詔與天下更始無論蠲租肆赦  
罷不急之役裁不經之費使民得優游卒歲卽士得  
優游卒業及夫召用者舊自搜舉遺佚束帛載道弓旌



詹番浦夢 卷之三  
蔽野使才賢無播棄士益知所嚮風是

天子之恩遍天下而士固未嘗獨遺乃復用言官議  
令天下於歲獻之外郡得貢二人邑得貢一人不惟  
其年惟其才嗟乎

天子遇士厚矣故事貢無錄今錄之昭異數也士思  
所以報

天子恩乎夫特達而知者千載之一遇也循名實而  
舉者衆士之常路也趙孟以老人爲絳縣師漢獻帝  
詔科罷者聽爲舍人非不恩也然止哀其貧且老耳  
非誠才其人而用之田先生有言騏驥壯盛之時一

日馳千里及其衰也駑馬先之晏子亦曰爲地戰者  
不必成王爲祿仕者不必成政然則士貧且老而後  
見收於上介一命以畢其平生豈初志哉今諸士以  
壯盛之年被特達之遇抱咫尺之藝翹然躡儕類而  
上之其進也登名 天府造跡朝紳乘時以行其志  
有餘地焉其視爲日暮途遠計者畔若天壤矣故蒙  
非常之恩者必有非常之報大夫以人事君屬望諸  
士豈其微乎昔者翳桑飢人爲趙宣子倒戈禦徒曰  
報簞食也而不言其名中山君以一壺餐得二十士卒  
爲之挈戈從死彼其恩至微細而食報乃爾况受



詹甫 卷之三  
天子之特恩者乎卽齋函貢身不足稱大士其益脩  
先聖之術明國家之體惟

天子使毋擇官毋愛力苟利 社稷死生以之蓋身  
任天下之重非止於貢名庶幾不負恩也如以脫迹  
膠序爲幸庸違其先資之言卑論儕俗游媚富貴以  
厚殖其私而秦越天下人之肥瘠此殆視

天子之特恩曾不簞食壺餐若彼爲日暮途遠計者  
又得從旁目之豈諸士安乎卽又豈大夫所爲錄士  
意乎大夫曰茲不獨告嶺南生矣

廣東武舉鄉試錄序

隆慶庚午科

隆慶四年秋七月御史平原趙公按部嶺南八月舉  
文士十月復舉武士共令典也武士旣舉有司具鷹  
揚宴召而賓之予乃攜纓而歎曰壯哉頃疆場多故  
得一將如長城一士勝百萬師今一舉而得三十人  
且鼎士也薦之夏官可不謂盛舉哉語云非其地樹  
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越故用武地也史稱番禺  
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自趙佗絕新道役屬甌駱至  
萬餘里竊僞號以自娛固一州之雄也漢遣陸賈掉  
三寸舌以王命讓佗佗惶恐頓首謝罪願世世爲藩  
臣其後越相呂嘉有異志漢興十萬師討之今考伏



波樓船諸將軍中國人其將戈船下瀨出零陵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會番禺者則歸義侯馳義侯皆越人也是時降城賜印越平矣獨呂嘉與其徒屬夜亡入海越郎都稽又從海上追獲嘉漢以爲功侯之人言越人易反側至平越之亂率多越人力嗟乎豈誠越人力哉偏國長老不足以當漢勢也孝文以填撫爲德故用一儒生不爲寡孝武以駕馭爲威故用十萬師不爲衆卽越人能武由漢天子能用越武人耳我

皇祖初以傳檄定越不煩加兵今國家全盛之勢

加漢已遠而我

皇上智勇天錫威德流鬯尤非漢主侔其視四方指諸掌耳何有於越顧猶安不忘危日以守在四夷爲念元年虜犯汾石輒輟講諮問大臣得策乃已二年駕詣山陵謂虜在京師有背詔飭邊將繕甲厲兵待之三年大閱營兵脩布先朝功今旋遣司馬總戎平越寇而以帑金數萬爲輜已又屢下明詔舉謀臣羅力士錄材官之異等者而將之

聖天子宵旰封疆拊髀頗牧如是其急書曰克詰戎兵以覲耿光揚大烈其斯之謂乎今御史奉



上德意來求士又非止爲越用夫士亦非止求用於越乃予意則以爲越新被寇卽休馬息士而瘡痍未盡起餘孽未盡珍除藏命作姦借軀始禍伏在枕林荔浦伺釁而動者十郡而九也未敢遽以爲安嗟乎茲越人臥薪嘗膽時也比歲士就試率不滿五百人今至千人有奇有以激之故也拔三十人於千人蓋取其尤重激之也夫將戈船如兩侯追呂嘉如都稽猶備國外臣而用漢命者汝衛士良家子則所謂帝臣也羣寇之竊伏竊發又非若趙佗之雄呂嘉之桀也督以司馬總戎能者脫穎行伍智者虛左畫室皆

得便宜行之又非止伏波之權也士乘茲時猶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使封豕長鯨復得一逞曾外臣不若乎夫猛虎之猶豫不如蠶蠶之致毒騏驎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殆是之謂矣且試汝騎則馳騁銜檄追風躡電能也校汝射則湧躍弢韃穿札中枝能也進而與之言兵事則師法尚父左右孫吳將衆將寡用正用奇亦自謂能也然騎射一人敵言兵事多襲博士語無奇諸生豈卽以此爲長城而當百萬師乎昔者晉文公不畏楚兵百萬而憂子玉爲將班超有言魏絳爲列國大



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夫得臣之爲楚重與定遠之自重於漢蓋必有所恃也豈汝諸士卒不能爲越有無哉予未之信矣錄成御史屬予併序其事以申告諸士姑不爲高論云

貴州武舉鄉試錄序

萬曆癸酉科

皇帝卜曆億萬年自今伊始而所與共保此則天下文武士也今天下輿圖廣矣詔舉文武士雖黔中不以無隅見遺豈不謂瘠土之人多嚮義哉侍御遵化楊公適按黔業已舉文士獻書南宮茲復羅武士

而精求之得二十人將薦之大司馬屬有司遇以賓興之禮某寔在事當有言言曰國朝令甲率以孟冬之月試武豈無義哉天地肅殺之氣應自孟冬古者天子是月始裘命將帥講武肄射御角力及至日乃閉關寢兵嗟乎茲令甲所爲順天地之紀而脩明堂之政也可不謂重乎黔故在荒服日尋兵戈虞周所不及賓秦楚所不能捷漢遣唐蒙費耗萬衆曾不得與夜郎通諸葛武侯深入禽縱行營七星關使南人稱天威壯矣顧僅假羅甸王王其長而卒無以制其命蓋險阻可憑巖然一偏國其勢足以絕中土而



自葆微我

高皇帝神聖孰混一之駟麟介而實以衣冠翦芟亂而攝以郡縣剡砦落而制以控弦戍守黔固

高皇帝新造古未有也二百年來士習于文而恬于宴安不復知其爲用武之地猝有緩急材官幾不勝介冑良家子有鼠首匿耳會

今皇帝卽位銳情易宇內而守在四夷四夷莫不交臂受命無論匈奴輸款日出貢琛而開梧多黷始禍之首又皆一鼓而靖乃

皇帝猶不以爲無虞日 敕大司馬選將詰戎完塞

備邊惓惓示天下以桑土牖戶之思以故天下無一隅不講武黔之士於是亦多超距思奮者矣頃中丞蔡公肅將

天子明威拊循茲土屬羅夷反側一歲中三討三克之不啻若鷲鳥之擊所驅而戰者不爾材官良家子乎何前怯而遽勇也其有以鼓舞之則士氣以國運爲強弱也故曰民無常勇亦無常怯勇怯虛實其由甚微信矣夫

高皇帝以戎衣定天下故不得不綏之以文文之久而武備弛故



今皇帝不得不講武以翼文而弘中興之烈爾諸士  
生用武之地而又遭遘盛時徼侍御公推轂之力遂  
得脫迹平伍與天下懷奇負能之士角藝於澤宮而  
借籌於畫室上者秉旄鉞衛社稷揚威萬里顯名諸  
夷其次建旌提鼓宣力靖封疆又其次亦不失爲驍  
騎偏裨咸得分壁陳師畢智勇以自見卽二十人無  
不一當百予猶歎取數之不多也雖然奚取其多也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楚有子玉得臣晉文公爲  
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漢  
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漠彼豈以多見憚得

一士勝百萬師所足爲恃者重耳藉第令卒業一人  
敵讀父書剽襲博士語而無當於干城腹心之寄焉  
能爲有亡哉予又聞古語云欲得力士而使之自言  
雖庸人與鳥獲不可別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今  
諸士自言無不一當百寧有羽視鼎俎者出乎使天  
下之人稱之曰黔不獨有餘於文也予媿快矣

貴州武舉鄉試錄後序

萬曆癸酉科

是歲孟冬月幾望侍御楊公遵制闢武科求士旣  
得士成錄屬國倫序其後予惟古者命將出師受成  
於學文武弛張其道一也後世間置武學于武成王



廟蓋竊比於文學之祀文宣王云乃其經制未弘旋  
置復議罷或曰不習孔孟不聞道不習孫吳不知兵  
置之便或又曰古名將非嘗專習孫吳罷之便嗟乎  
何所謂弛張一道大謬若是哉夫丘井之民可使得  
志於蚩尤兔置武夫干城腹心在焉非必由學然寓  
兵之令整旅之威風之者豫矣借可挾孫吳之術而  
廢孔孟之學雖用兵如神亦椎埋鬻繒之徒乘時越  
功名者耳安足武哉明興監于前古京師竝建文武  
學而以天下諸衛士良家子屬郡邑文學官領之頃  
又采言官封事 敕督學臣歲課其藝而上下之達

於夏官尚書以為辨才授事地國倫不佞以

聖天子登極之年奉 命領黔中學寔始承德意兼  
臨諸武士居恒慨武教陵夷思欲一振而無其術即  
介胄不樂聞俎豆之事而予又不能舍所願學庠其  
論以就之會從侍御公閱士于場不下數百人攘臂  
而前予覩其纓滕綴組挺鉞搢鐸登筮相望勃有戰  
色是時五步之內皆同仇百步之外皆敵國也逮夫  
射侯既張馬足既齊擗銜抉轡挽彊脩繳以金鼓為  
進退有捷而飛鞚絕塵者矣有健而沒鏃飲羽者矣  
有巧而穿札嚙鏑者矣有罷而僨馬廢埴弦潰而矢



躍者矣於是去者半其明日步試之去者過半又明日釋弓矢而使射策陳兵家言侍御公申令諸有司曰有若借箸籌安危杖策規攻取者智士也有若畫地爲軍陳聚米爲山谷者策士也有若願試屬國繫單于請受長纓縛南越王者壯士也辭卽少文收之有若緣丹書以誓師用仁義爲節制雍雍乎帷幄俎豆之風者國士也亟收之然無幾也未盈二十人而其羣空矣士之入彀難哉予猶謂其微於社稷之靈而侍御公之器使之也夫射男子事兵家言介冑世世習之辟則耕以耒耜織以機杼卽裒然處異等何

豪所貴說詩書而敦禮樂事上不二心臨敵不變色成功不言勞庶幾侍御公所謂國士乎古有談劍術者至云沕穆無窮變化無象相離若蟬翼尚在眉睫之微而猶曰此善當敵者也未及乎折衝未形之前者也夫用兵若劍術神矣而猶有所未及予謂學必先孔孟者豈以孫吳不知兵哉孫吳誠善當敵而折衝未形則孔孟之道之所以爲大也卽諸士自念挾一技孰與劍術神遂可足已不學而委文武弛張之說爲不切事要乎夫世無自直之箭自圜之輪然而人皆乘車射禽者隳括之道用也予於諸士以職事



得用其隱括如此將無以為耄乎

甌毘洞藁卷之三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公' and '國']*



